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趙石

MG:
I-26.3
8

第五期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昌

弁言

監察院監察委員劉馬生（成昌）先生，自清季隨先總理倡革命迄今垂四十年，努力國事，勳名並茂，且文史優長，著述宏富。（卅年前曾以「漢公」筆名著「太平天國戰史」一書，以科學方法及歷史眼光敘述太平史者，先生實開其端。）其最膾炙人口之作，則為洪憲紀事詩三百餘詠。（在「馬生四唱」集外續添數十首未經發表）凡當時偽宮史蹟，朝野掌故，悉載於此。至其詞藻之典雅，音韻之鏗鏘，與義例之縝密，猶其餘事。原集有章太炎先生序及孫中山先生跋均推崇備至。故世人論近代「詩史」者，皆謂先生之作，實駕高樹「金鑾瑣記」，王「小航」方家園雜詠」而上之，洵近代文史界之絕大貢獻也。惟時間愈遠，後之讀者愈難明瞭本事原委及真相。今先生重行校正舊作，添補新章，並逐條親為注釋，詩外有詩，注上加注，人證物證，兩無漏遺，每條故實，因果詳明，更以初稿遺寄當時關係人物之尚存在者，一一加以校訂，務求詳盡。其記事求真，治學不苟之精神，於此可見，得不稱為一代良史信史乎？現蒙先生將所注稿交「逸經」陸續發表，以饒國人。同人等嘉拜厚賜之餘，不禁為讀者諸君得飽眼福賀，而「逸經」篇幅亦藉此益增其光華矣。謹序數言，以志大喜。

簡又文 謝興堯

廿五年四月十四日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初稿例略

- ① 本事注先將初稿短篇錄出，再錄長篇。
- ② 本篇係初稿，文字事實，須多改正，因朋輩索閱者甚多，故與簡君又文商榷在逸經半月刊，陸續發表，藉代墨稿。
- ③ 初稿不分次序，隨錄隨刊；整理全稿，尚待紀事注錄齊，再編次第。
- ④ 文字事實，宜商訂改正之處甚多，海內達人如有誦正，敬請函南京，太平橋南，八號收不誤。
- ⑤ 紀事詩本事注初稿完後，即當彙齊整理付印；訂正之稿，因需搜求者尚多，用待異日。
- ⑥ 本事注均屬當時友朋或注記，或閱正，或商訂，或筆錄；今做古人著書引原書為證之例，并書書名人名於本事後，以資考據。
- ⑦ 紀事詩本事注出齊後，尚有洪憲專書十餘種，當時消毀已成孤本，擬附刻洪憲朝史料叢刊，為政治歷史攷證之資料。

武昌劉成昌



3 2285 1271 5

宮內嘲談竟闖牆。君臣御殿笑升堂。寄言來日聾皇后。勝却徐妃半面粧。

碩宋圖書廣海鱗。蕭然高閣類孤僧。詩人證得陳思罪。莫到瓊樓最上層。

殺案傳：御克升堂，婦人笑於房；謂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故婦人笑於房也。克定左足病曳，顏世清右足不良於行。洪憲元旦，世清朝賀新華宮。禮成，世清退值，疾趨儲官賀太子。世清行拜跪禮，克定還禮如儀。克定左跛，杖而能起。世清右跛，亦案地良久，身乃成立，左右各留半膝，有如犍角對蹲之戲。克文克良大笑閤堂。克定盛怒，痛責諸弟，謂其兒戲朝儀。克良答曰：「汝真以儲君威權凌辱羣季耶？世界上豈有跛皇帝暨皇后者？」並譏克定婦，吳清卿大潑長女，兩耳實聾，充不開聲也。克定縱怒擲物，世清又跛跪以求息怒。吳江費樹爵為清卿次婿，故克定薦授肅政院肅政使。（江夏汪嘯然記事）

長夏坐縹緲石上微涼感度帝制遺事特出
予著洪憲紀事詩成乃評述新安大會之戲予
不其空然自笑而憶二十年前予與馬生同客樓
簾窗雨小月涼極會太倉才堂當時酒天宮林俊
席次及論洪朝安三歸曾報出所見之滿清近世
亂紀云出美之例英支太平天國二巨禍付烏生
祭海太平天國教長十六卷予又序而行之今其
洪憲紀事詩幾三百篇所載序言一尉為大集
前此民族主又排滿清漢方民主主大柳帝制
楊德成宜有功臣之文建國應見其北其力也
身未四月錄於觀音寺寺中香樓孫文

孫文

孫中山先生遺稿

世凱二子克文，字抱存，後署名寒雲，母朝鮮世家女，世凱駐韓時所納，早死，洪憲紀元贈第一宮妃。克定雖乃父稱帝，克文時作諷詩示譏諫之意。後以「感遇詩」獲罪，詩云：「乍着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塞雁淹孤月，西去騶風動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蜚聲吹夢欲三更。絕機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初，克文逐日開膳政於北海，結納名士，從者頗衆。克定陰遣偵南詩人某覘克文動靜。某檢舉「感遇」末二句詩意，為反對帝制。克定稟呈世凱，安置北海，禁其出入。克文唯摩挲宋板書籍十年無間。其後丙寅丁卯二年手書日記，劉秉義得之，為之題跋影印刊行。

劉成昌：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袁寒雲丙寅丁卯日記跋

余與寒雲公子雖無一面緣，讀其「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句，未嘗不悲其身世遭家多難，悵悵窮困以終也。袁氏諸子，寒雲最有志學，喜結名流，故於書法詞章旁及金石攷訂之屬，卓然有獨到處，無他著作，僅日記十餘冊，詳載起居交遊遊聞政治，唱酬考訂，逐日無間。洪憲後記政事者絕鈔，蓋不欲評判人，而供人評判也。予得其丙寅丁卯兩年日記，筆法勁秀，首尾完備，所記皆碑版泉幣攷訂之學，間及友朋贈詠，中載國百餘幅，又蘭亭縮拓十餘種最名貴。述政治身世者，只憶小桃紅詞感洪憲時之樂事，弔林白水詞，哀復辟後之喪亂，二條而已。除冊散失殆盡，早年所記政聞二冊，又為張漢卿携往遼瀋，毀於兵燹。今可見者唯予家所獲丙丁二冊。嗟乎，使袁氏帝制不為，寒雲以貴公子盡其所學，必能名世；當國破家亡之後，天復不假以年，求長此落拓江湖亦不得，所遺留者又僅此二冊日記，豈非命歟？予憫其志，悲其人，影印百板，願事表傳。丙子嘉興劉秉義跋

題劉少陵藏寒雲丙寅丁卯日記

武昌劉成昌題詞

中壘搜書稿殘珍。卷中風度照麒麟。盛時典謨詩流盡。神聖題有故人。

世家興廢不須談。落拓江湖是好男。秀寫懷中悵悵意。建安才子結河南。

寅卯親背首尾年。碑圖金石萬珠船。應知中歲多家

難。記事曾無政一篇。

衣冠古夢拜吾劉。遺著精刊到相州。風雨高樓皇二子。誰憐人物傳陳留。

團城樓北海堂東。兄弟當年有賜宮。識得窗間名姓在。春風零落小桃紅。

袁克文因「莫到瓊樓最上層」詩句，為儲公克定所忌，猶曹丕之於子建也。世凱賜諸子克定、克文、克良，北海離宮各一所。克文携吳姬小桃紅居雁翅樓。家諱禁與當朝名士往來唱和。克文無聊，小桃紅日為炊食。丙寅三月二日，寒雲日記云：「秀英原名小桃紅，今名鶯鶯，咸予舊歡小字也。對之悵悵，爰致語曰：『提起小名兒，昔夢已非，新歡又墜。漫言桃葉渡，春風依舊，人面誰家？』」又曰：「薄倖與成小玉悲，折柳分釵，空尋斷夢。舊心漫與桃花說，愁紅泣綠，不似當年。」蓋小桃紅已琵琶別抱矣。日記今藏秉義家。（嘉興劉秉義箋注）

六十分時侍聖躬。一聲臣諾一分中。諸公莫笑饒臣癖。分定汾陽王式通。

第二句為安慶王源隨改置

帝制取銷，王式通與張一鶚謁項城。張行常禮，王仍拜跪稱臣。事畢，同下值，張謂王曰：「書衡，汝真有臣癖，予等與項城談話不過六十分鐘，汝足稱臣六十聲。」王曰：「今上雖棄皇帝不為，予與項城君臣之分已定。汾陽王式通豈能教人首鼠兩端，過路撒

橋，並拜跪稱臣之禮前日所願爲者，今日亦不敢爲耶？」蒲折覃壽瑩有詩戲頌天時報，曰：「獨有王臣癖，聲聲不二臣。汾陽稱寄籍，江總認前身。」即詠此事。奉軍入京，捕徐樹錚，覬獲王式通。警察總監殷洪壽案問曰：「汝徐樹錚耶？」王應曰：「誤矣，王式通也。」殷大怒，連批王左右頰，呼「王八旦，王八旦」者再。樊樊山一日與郭會所飲，曰：「吾爲王書衡得一妙對。」面受二八旦，口稱六十臣。」郭曰：「二八旦吾知之矣。六十臣又出何典？」樊曰：「此劉麻哥之慶典也；有詩爲證。」（孝感郭伯堂說事）（簡按：「麻哥」即傅翠呼原著者禹生先生之綽號）

兩班脚本門金釵。歌滿春園花滿街。觀客無須爭座位。讓他親貴占頭排。

乙卯年北京鬧哄愈熱，人物騰集都下，爭尙戲迷。三慶園廣德樓兩班競技。廣德樓以鮮靈芝爲主角。三慶園以劉喜奎爲主角。廣德樓天花板所繪四裔人物朝貢圖，裝束風俗，形態奇詭，云爲乾隆八十萬壽時，搜羅四裔色目種族驛會日下賜宴上壽，各奏土戲，內府製爲王會圖以誇大四夷來朝之盛。廣德班既興盛典乃摩繪原圖於樓頂。兩班皆坤角；捧者又爲左右袒，各張一報，互鬥雄長。易實甫尤傾倒鮮靈芝。當時袁氏諸子要人文客長包兩班頭二排。喜奎靈芝出櫺，實甫必稍首微中，高撐雨傘，亂拍曰：「此喝手彩也。」某日靈芝演小放牛，其夫跟包倚鬼門而望，小丑指靈芝

向其夫說曰，曰：「你真是裝龍像龍裝鳳像鳳。」實甫坐前排，一躍而起，大呼曰：「我有妙對，諸君靜聽，『我願他嫁狗隨狗嫁雞隨雞。』」樊樊山有詩四章，歌詠其事。（蒲折覃壽瑩孝方補記）

分曹王後見名稱。逃姓冥冥喬左丞。遺墨幾經陵谷變。秋龕曳杖淚胡僧。

隆裕遜位，喬茂設樹柙以學部左丞碩學清望，不願廁身新國，退居法源寺。青燈古佛，蕭然一室，過談只老門生耳。頃城設參政院，爲帝制請願張本，搜羅前清有德望之遺臣。蜀人趙愚者，茂老至友紀雲子，以鄉世誼屢持參政名單，中列茂老名，說其屈就。茂老曰：「予豈能爲持威斗者作上書人耶？」時舊同曹王樹柙者，在京津間謀參政甚力。茂老曰：「得之矣！」施愚最後持名單至，乃執筆願愚曰：「容我改一字可乎？」急於名單上濃塗「喬」字改易「王」字，曰：「王樹柙最喜作官，可謂一舉而兩全其美。」嘉會，茂忘年交也，事後來京親告原委，予笑曰：「『真爲世說新語中之神品』。故洪憲詩題詞云。（待鈔）……又學部初開，喬先生樹柙爲左丞，魯人孟慶榮爲右丞，而榮中堂慶爲學部尙書。同時有高姓兄弟兩御史，一名高樹，一名高柙，喜勦權貴，都人皆謂出茂老意。學部中人爲佳對云。『喬樹柙併吞高御史。孟慶榮顛倒老中堂。』茂老姓名皆有掌故。（湘陰陳嘉會日記摘錄）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授冊椒風不上壇。當筵雷雨跳靈官。故知薄藝通興廢。愧爾諸伶扶淚看。

乙卯九月二十三日爲國務卿徐世昌生辰，大典籌備處文武官吏羣赴東單牌樓五條胡同相邸祝壽演劇。清室師傅陳寶琛亦在座。京師名角齊集，合演大登殿。孫菊仙扮皇帝，百官請聖上登寶座。菊仙譏諷，立竝下，連稱「不敢不敢」，說白曰：「自從清室退位，從前皇帝已經沒有了。現在民國，並無皇帝；將來皇帝，尙未出現。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忽指世昌曰：「哈！現在誰個是你的皇帝？」轉指陳寶琛曰：「哈！現在誰個又是你的皇帝？」退三步，將鬚一抖，大聲曰：「哈！我又是誰個的皇帝？」寶琛倚席掩淚不止，歸賦漱芳齋觀劇有感三絕句云：「鈞天夢不到溪山，宴罷瑤池海亦乾。誰憶梨園烟散後？白頭及見跳靈官。一曲何堪觸舊悲！卅年看舉壽人卮。相公亦是三朝老，甯記椒風授冊時。凝

碧池邊淚幾吞，一領社飯味遺言。史家休薄伶官傳，猶感纓頭解報恩。」（如皋冒廣生商訂正）

案：宮外演戲，先跳加官。宮內演戲，無官可加，先跳靈官。龍虎山只靈官一人，當門接引，三隻眼，紅鬚紅袍，左手挽映，右手持杆。宮內演戲則用靈官十人，選名角跳之，形像鬚袍皆倣龍虎山靈官狀。清室退位，無跳靈官者。世昌壽劇先跳靈官，故寶琛大爲傷感。（成島補記）

三十六宮春雨中。品花二十四番風。帝城雲樹新恩澤。祕說仇家畫筆工。（補作）

中華民國洪憲元年元旦，行宮內外朝賀禮，分封六宮。顧憲等呈進「三十六宮春雨圖」軸，籤題「三十六宮都是春」。開卷書王維詩「雲裏帝城雙鳳閣。雨中春樹萬人家」一聯，云仇十洲名筆也。又「二十四番花信風圖」何人呈進，儲公克定云，亦十洲名畫，寶宮中祕藏圖也。曰，「坐向松窗彈玉琴」。曰，「皎如玉樹

臨風前」。曰，「芙蓉向臉雨邊開」。曰，「水荇牽風翠帶長」。曰，「幾人相憶在江樓」。曰，「玉人何處教吹簫」。曰，「沉香亭北倚闌干」。曰，「英姿爽颯來酣戰」。曰，「春風不度玉門關」。曰，「回頭一笑百媚生」。曰，「碧紗如烟隔窗語」。曰，「綠楊宜作兩家春」。曰，「溫泉水滑洗凝脂」。曰，「何用別尋方外去」。曰，「不容待得晚蒼苔」。曰，「池河雨後衣香起」。曰，「一葉扁舟宿翠花」。曰，「倒樽盡日忘歸去」。曰，「笑倚東窗白玉牀」。曰，「佳人拾翠春相問」。曰，「漢口夕陽斜度鳥」。曰，「夜深還過女牆來」。曰，「且將團扇暫徘徊」。曰，「到岸請君回首望」。共二十四冊，各題唐詩一句。當時傳鈔者如此。近見道光時訓導縣縣程奐翰先生雅扶刊印「春風廿四印譜」一冊，與仇畫所題二十四詩句無異。其祕戲春圖，精刊寸方石章二十四方，以形容詩句之意義。仇畫或屬贗品，抑印章摩倣仇畫，見聞所及，姑記闕疑。（秋浦許世英同觀圖冊）

腰扇騎驢態不凡。書空咄咄報虛函。侍郎一去離弦上。秋到崑山雨半帆

唐先生紹儀曰：「予光緒初葉列天津李文忠幕下時，桂林子晦著式枚為北洋大臣總文案。文忠遇以優禮。項城落魄來津，年少無行，文忠以故人寶慶子，留居署內，差薪甚微，使師事晦若，日課漢文，教改章

句。項城好邪辟，多醜行。晦若思之，然知其為雄有為，能成大事，遂舉其逐日行動隨筆詳錄曰，「袁皇帝起居注」。每寫一條，手示項城。在宴會廣席中，必大呼「袁皇帝到了」。項城顯貴，屢索晦若日記不獲，陰囑王存善子展設法邀晦若遊濟南青島入北京，謀收同日記也。『蒲圻但蕤親聞同記』

胡先生漢民曰：「浙人王子展，初以佐雜分發穗垣，得南關保甲差委。時，陳蘭甫講學城南，于晦若、文芸閣、梁節庵、汪伯序兄弟，予伯兄衍鸞，皆受業。子展夜班查街，必入陳宅問安；後列門牆，與晦若最善；以東塾故，得卓異令南海。晦若北京崑山之行，子展實能左右之。本事所關，因告于王交情始末。」

（成禺手記）

世凱將稱帝，忽憶微時醜態，皆在晦若手記起居注中，欲消滅之；知滬商會有力董事王子展與于最善，屬其謀得原稿。滬商會藉以奔走推戴，遂由會長周金箴滬海道尹之令。子展受袁命，說晦若先遊青島濟南，與諸遺老勞玉初等文讎多日，再說其過北京入武漢順長江回滬。晦若亦動津京舊遊之念，抵北京，騎驢徒步，遍遊郊內外寺廟。項城請宴甚恭，託人諷意奉居南海，項城書至，晦若曰，「是欲章太炎我也」。假遊花之寺，適往天津，買轎南返。其後項城書函，面署「袁老四大人升啓」。函內無報書，只七字詞一紙曰：「蹙足捶胸哭逐初，裝腔作調罵施愚。可憐跑死阮忠樞，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而今

總統是區區」。一說，「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區區」。喬茂遂聞晦若脫走；曰「樊樊山富有二萬五千詩，可謂在黃祖之腹中。于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難離本初之弦上矣」。蓋晦若見人必揖，先合兩掌，由頂至踵，成半月形，都人爲屬對云：「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連仲甫轉身三十六秒鐘」。茂護用此語嘲之。勞玉初聞之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蓋晦若月旦朝士，常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毛質君面有憂國之色」，故也。晦若安歸上海，起居注不可得。子展又設法遨遊崑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亂卒崑山舟中。鄭蘇龍悼晦若詩，此案意在言表。（錄後孫公國雜記）

鄭孝胥題張力臣符山圖卷兼悼晦若并序
內有晦若侍郎題語。晦若以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崑山舟中。蒼蒼凋零，言笑永絕，可勝愴然！既錄朱詩，並綴二絕：

符山圖卷墨猶新，屬國齋期語已陳。今日披圖還潸涕，侍郎名節是完人。

古稱友人以義合，義絕深悲道已孤。掃地名流今日盡，莫將故舊與吾徒！

竹垞雖有「豈絕李黨期」之語，然於明詩綜不錄黃太冲，義亦嚴矣。余爲此詩，或異侍郎和厚之意，頗不肯竹垞屏黃之旨，且以俟來者論之。齋期即李陵。

劉成島：洪憲紀事詩本亦注

事注

劉成島

張本。項城取消帝制，鎮芳屢阻不聽，曰：「前敵將帥無分茅社土公侯伯子男之望，誰爲一人捨命出力者？」項城死，鎮芳爲詩弔之，曰：「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漢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過來人」。知其懷抱獨具，溢於言表。（後孫公國雜記）

早前斬奏命川東。禮授銀刀遏必隆。不料馮家收國器。當年辜負索清宮。（補作）

項城憂征滇之師曠日無功，左右獻策者曰：「非照乾隆征準廓爾故事，靈辦一二統兵大員，不足樹皇國之威權。乾隆以遏必隆刀斬欽差大臣大學士請清于軍前，一鼓而肅清準廓爾。乾綱獨斷，前例可行」。項城首領，遣人赴清宮索遏必隆刀。清室派師傅世續爵刀呈奉新華宮。項城遂詔文武百官齊集居仁堂，行授刀典禮，儀式隆重。策曰：「命汝雷震春爲西征軍軍政執法大臣，禮授遏必隆刀，是夜馳赴前敵，如朕親臨。凡西征將帥退還不前，執刀行法，先斬後奏，不得稍徇情面，謹遵王命」云云。震春赴川不久，洪憲消亡，歸過江南時，馮國璋被選副總統，乃繳刀於國

總統是區區」。一說，「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區區」。喬茂護聞晦若脫走；曰「樊樊山富有二萬五千詩，可謂在黃祖之腹中。于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難離本初之弦上矣」。蓋晦若見人必揖，先合兩掌，由頂至踵，成半月形，都人爲屬對云：「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連伸甫轉身三十六秒鐘」。茂護用此語嘲之。勞玉初聞之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蓋晦若月旦朝士，常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毛質君而有憂國之色」，故也。晦若安歸上海，起居法不可得。子展又設法遨遊崑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亂卒崑山舟中。鄭蘇龔悼晦若詩，此案意在言表。（錄後孫公園雜記）

鄭孝胥題張力臣符山圖卷兼悼晦若并序

內有晦若侍郎題語。晦若以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崑山舟中。蒼舊潤客，言笑永絕，可勝愴然！既錄朱詩，並綴二絕：

符山圖卷疊猶新，屬國齋期語已陳。今日披圖還攬涕，侍郎名節是完人。

古稱友人以義合，義絕深悲道已孤。掃地名流今日盡，莫將故舊喪吾徒！

竹垞雖有「豈絕李齋期」之語，然於明詩綜不錄黃太冲，義亦隘矣。余爲此詩，或異侍郎和厚之意，頗不背竹垞屏黃之旨，且以俟來者論之。齋期即李陵。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主稿懿親策八荒。健兒五百選家鄉。兩河子弟應惆悵。未起良家作駐防。

河南都督張鎮芳爲項城中表行，有辭才，項城甚信賴之。洪憲議起，由開封調京，費盡密謀，遇事先囑主稿。其說項城設駐防之策曰：「古者期門宿衛，皆以親近子弟充之。漢高祖奄有天下，沛中潁上子弟，征伐所及，留駐不歸，所以拱衛王室，預防反側也。滿州入關，各省設駐防，實師明祖征雲南之遺策。即以曾文正、李文襄、李文忠論，湘淮子弟遍布行省，遠留新疆，湘皖勢力得彌漫江河沙漠之地，握政者數十年。其下既根深蒂固，其上則承繼弗衰。今宜先將豫省子弟，每縣挑選五百人，練爲省兵，以有身家者中選，符合古人三選良家之制。河南八十餘縣，合計可得四五萬人。每年選招一次，期以五年，輪流分發。前者派駐各省，後者逐年招練。五年之間可得子弟兵二十餘萬，亦古今中央集權，強幹弱枝之意。如聖懷視其策可行，宜以慎密從事。」項城遂陰令唐天喜招練河南兵一混成旅，護陳州陵墓，爲子弟兵

劉成島：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張本。項城取消帝制，鎮芳屢阻不聽，曰：「前敵將帥無分莽胙士公侯伯子男之望，誰爲一人捨命出力者？」項城死，鎮芳爲詩弔之，曰：「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漢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過來人。」知其懷抱獨具，溢於言表。（後孫公圖雜記）

軍前斬奏命川東。禮授銀刀遏必隆。不料馮家收國器。當年辜負索清宮。（補作）

項城發征滇之師曠日無功，左右獻策者曰：「非照乾隆征準廓爾喀故事，懲辦一二統兵大員，不足樹皇國之威權。乾隆以遏必隆刀斬欽差大臣大學士訥爾齊前，一鼓而肅清準廓爾喀。乾綱獨斷，前例可行。」項城首領，遣人赴清宮索遏必隆刀。清室派師傅世續齎刀呈奉新華宮。項城遂詔文武百官齊集居仁堂，行授刀典禮，儀式隆重。策曰：「命汝雷震春爲西征軍軍政執法大臣，禮授遏必隆刀，星夜馳赴前敵，如朕親臨。凡西征將帥退避不前，執刀行法，先斬後奏，不得稍徇情面，謹遵王命」云云。震春赴川不久，洪憲消亡，歸過江南時，馮國璋被選副總統，乃繳刀於國

璋。刀今尙留馮家，國器也。案：湯必隆清代開闢動成，入關有大功，被任順命大臣，輔佐康熙，賜寶刀先斬後奏，猶上方劍也。柄與鞘純銀含寶石混錫，光彩奪目。刀鞘百鍊，斬鐵如泥，長二尺五寸。蓋拜事發，奪得藏內府。訥清，湯必隆之嫡孫，督兵征準廓爾，屢敗喪師。乾隆遣御前侍衛以王命捧湯必隆刀，斬訥清於軍前。敕曰：「以乃祖湯必隆刀斬彼不肯之孫。」全軍震懼，準廓爾遂平。湯必隆後，清代賜刀凡四人：勝保賜神雀刀，督兵江南大營；惠親王綿愉賜銳捷刀；僧格林沁賜納庫尼素刀，防堵林鳳祥李開方；恭親王賜白虹刀。誅肅頑端華。〔贛州陳任中說事〕

和介流風柳下尊。都門去去默無言。燕詩并剪翻憐汝。春酒秋花尙有園。

趙城張瑞璣衡玉，以名進士權長安縣事，結同盟舍，謀覆清祚，選衆議院議員。帝制議起，衡玉留京，放浪詩酒，謾罵當時，側目者將入以謀反之罪。予告之曰：「吾輩開黨開國，自有不世之功名，何必葬身虎穴，與含香傳粉者爭一日邪正之長耶？」衡玉大悟，日飾酒瘋，得養疾歸里。近搜遺翰，痛感人琴。其歌詠洪憲時事，足資史料攷證者，如幽燕雜感十四首：

幽燕王氣啓雄圖，山脈河源拱上都。宮殿千門將作監，城關九道執金吾。龍顏日角瞻天表，碧篆丹文搜

秘書。一例羣臣功德頌，聲聲萬歲聽山呼。

真人五色氣成雲，共說中原又有君。天語荒唐靈運夢，元符神異子雲文。新朝子弟從龍貴，舊部材官汗馬勤。一領黃袍勿遽甚，陳橋爭忍負三軍。

神州莽蕩造英雄，震世威名震主功。地下蒙文齊九錫，塚中枯骨漢三公。舊宮緯覆新公主，內寵貂蟬女侍中。省識人間皇帝貴，朝儀忙煞叔孫通。

當年慷慨誓明神，指日盟心字字真。早識奇奴應受命，近傳吳使已稱臣。共和日月風燈影，一統河山戰馬塵。昨日紀元新詔下，太平猶鼓萬家春。

玉鐐金符眷一身，似聞水火極吾民。星精有力平三猾，書幣何勞問四鄰。祖父雄名猶貫耳，子孫龍種已生麟。東丹莫問蹊田事，天子河南已有人。

廟堂隻手運神籌，十萬貔貅坐上游。新貴侍中千狗尾，通侯關內幾羊頭？山陽奉祀猶存漢，箕子爲奴竟入周。第一功名楚三戶，河山鐵券共千秋。

龍顏隆準好威儀，都是天潢玉樹枝。不作開元花萼夢，能吟陳思豆萁詩。六親貴列侯王表，四皓榮爲太子師。容得中山沉酒色，官家法本寬慈。

天語溫存故舊深，嵩山落葉幾知音！少微未死留佳話，元老雖生有媿心。史傳千秋誰白璧！人才百鍊化柔金。蒼生渴望新恩澤，辛苦諸公作雨霖。

當塗景運自天開，高築繁陽受禪臺。修史應酬宦官傳，論功還仗客卿才。八方敕詔雲中下，五色文裘海外來。湘綺老人真解事，緯經識史有心裁。

劉成昌：洪靈紀事詩本事注

關塞無塵海宇清，中朝知有聖人生。能令冒頓稱臣僕，會約契丹爲弟兄。社鼓已行王氏臘，義旗那有漢家兵！帝王代運尋常事，莫恤千秋身後名。鳳詔龍書隔歲頒，春風不到五華山。魏王正議三推禮，莊嚴遙送六詔蠻。翡翠明珠無寶物，碧鷄金馬閉雄關。飛來一紙陳琳檄，好愈頭風開笑顏。

鯢魚飯罷獨獻教，一卷兵書握妙機。未許蔡人憑地險，要令孟獲識天威。鐵橋紀戰碑猶在，玉斧分河計已非。寄語受恩諸將帥，提軍早奏凱歌歸。

推杆欲手意茫然，絕好金甌竟不全。近畏羅施還鬼國，遠防巴子據南川。江淹千里杯蛇影，嶺表三軍風鶴天。聞道深官憂不寐，將軍努力掃烽烟。

落日河山影寂寥，劫灰千載未全銷。漫天刀劍脩羅雨，捲池風波宦海潮。午夜鷓鴣長樂殿，三春社宇天津橋。薄才不上平南願，好作漁樵答聖朝。

寒雲歌都門觀雲二公子讀劇作

宜南夜靜月微暈，鼓板聲沉蕭管哀。萬手如雷爭拍掌，寒雲說法觀登臺。蒼涼一曲萬聲靜，坐客三千齊輟茗。英雄已化劫餘灰，公子尙留可憐影。影事回頭倍惘然，新華春夢散如烟。薊門明月照荒殿，道上秋風老墓田。當年皇子各峰嶺，連宅隆慶分授經。建安才子推陳思，北地文章數任城。梁園賓客多名士，日下聲名跨諸子。夜宴已行皇帝儀，早朝不廢家人禮。燈火繁華狎客樓，新聲都舍按涼州。子固紅牙教拍板，李邕白髮授箠篳。阿父黃袍初試身，長兄玉冊已

銘勳。可惜老謀太匆遽。若龍九子未生鱗。韋著蒲盛

棋已枯。一身琴劍落江湖。橫槊賦詩長已矣。燃荻煮豆胡爲乎。竭來再到長安市。故吏門生尙未死。紛紛車馬向朱門。翻覆人情薄如紙。兩年幾度聞槍桑。歌舞湖山已夕陽。袍笏君臣幾散宴。笙歌傀儡又登場。

悟澈華嚴世界塵。衣冠優孟本非真。同是梨園部中客。傷心曾作上臺人。上臺知有下臺日。龍袖尙存粉墨筆。羽商七調有傳聞。南北九宮都協律。水晶如意玉連環。古裝結束供人看。灑淚非關河滿子。吞聲猶唱念家山。南曲清觴北絃索。哀絲豪竹相間作。可憐失水濕江龍。化作無家乾干雀。無限江山容易別。落花流水聲淒咽。愁侶相逢個將軍。天潢舊譜向誰說。

(清皇室將軍溥侗工演劇與寒雲公子同社)兩朝龍種各風流。一曲後庭千古愁。天寶伶人餘白髮。開元法曲有傳頭。(孫供奉菊仙時年七十六亦與寒雲同社演)茶烟已歇漏沉沉。入耳淒涼亡國音。一江春水降玉淚。三月杜鵑啼子心。我是飄零秋後葉。重來又看長安月。屏山海酒不成春。一劇未終愁百結。中原豺虎正縱橫。半壁河山尙太平。寄語貞元舊朝士。同將老淚哭蒼生。

放歌行懷寄郭允叔

我聞碩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有二人。孔光劉歆冠其倫。更何怪賣餅兒城門吏。符命從龍新天子。又聞家場壇上嘗蒙受禪初。老臣華歆奔走捧詔書。名士龍頭尙如此。張音辛毗何足齒。我昨走馬長

安人海中。長安塵土十丈紅。上書泉陵侯。封爵張伯松。谷永媚王鳳。謝晦笑徐公。金匱之文白石半。符籙紛紛奏入甘泉宮。策士掉舌登臺下。使我聞之聒耳三日聾。掩耳束裝并州去。并州風雨那可住。文瀾湖上蓬郭泰。與我握手歎歎不能語。當時文妖彌漫禍天下。洪水滔滔勢難堵。君如雲中白鶴唳九天。不與下界鷄登門毛羽。當筵談經旁無人。俗子撝舌目張弩。爲我作長歌。聲聲悲壯字字古。座客傳觀發長嘆。定知作者心獨苦。幽抑如屈平。悲憤如杜甫。快如孔璋檄。壯如正平鼓。令我一讀。咳一聲節。讀未終篇淚如雨。吁嗟乎，靡恥淪沒於衣冠。是非倒置於文章。哀莫大於心死。痛莫深於國亡。國亡猶可復。心死更何望。天津橋上杜鵑啼。大好河山已夕陽。今日議禪祭。明日賦明堂。禪位詔書勸進表。沈約魏收何皇皇。丈夫指天灑杯酒。肝膈之言君記否。幾人稱帝幾人王。蟻蟻蜉蝣何能久。但使墓道高題征西碑。千古勳名已不朽。天地在上下。鬼神在左右。大語煌煌殷且正。天下誰敢議其後。奈何一局好棋枰。付與朝秦暮楚斃子手。亡國玉璽自是不祥物。秦漢晉唐誰世守。王舜奴輩劇可憐。不如漢家文母老寡婦。君不見孝廉崛起漢祚終。紫髯稱臣來江東。大笑躍吾爐火上。阿瞞畢竟是英雄。又不見新莽朱梁屢改元。太史推歷三萬六千年。兩人及身不自保。詎說黃帝仙上

天。始知天命屬孤爲周文。孟德伸達識不羣。若令當日高築受禪臺。竊恐荀彧陳泰不稱臣。赤符本荒唐。黃天更怪誕。一舉已失天下心。壽春之謀智何短。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求之今人無其選。何況龔梅與邵管。嗚乎，社有鼠，城有狐。猛虎走郊野。長蛟窟江湖。登高望四境。天荆地棘無坦途。兵書鯁魚自苦耳。哀哉吾民又何辜。我欲隨謝靈運哀章私造讖緯字。天帝除書我獨無。我欲向薛方陳威親執弟子禮。古人往矣不可俱。我將與君肩荷鐮手攜壺醉屠市臥酒壚。白眼仰天呼嗚嗚。長星進汝一杯酒。世間豈有萬年天子乎。嗚呼，我歌至此淚已枯。〔錄後孫公園雜記〕

上期本事注補錄

腰扇詩：

黃先生孝紆曰：「予家青島，晦若來時，易貫甫即由北至，見其同行入京。」〔成昌補注〕

授冊詩：

趙竹老世丈曰：「十年前，我老來還予張家宴，詢及水竹村人。翌老以兩手撫其頰曰：『替他不怕醜，自然請我吃酒聽戲，胆敢對皇上用照會，派黃開甲代表入宮賀年賀節。』」〔成昌補注〕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昌

悲風江上暮蕭蕭。壯士椎秦氣未消。襲爵怒封侯一位。開基功狗冠袁朝。

自國民黨分爲中華革命黨，歐事研究會，兩派，前者主暗殺，起兵恢復民政，以上海爲出入指揮重地，項城計設上海鎮守使鎮攝之。上海爲海陸華洋衝要之區，鎮守使必握有海陸交涉大權，權視將軍，單獨入奏，辦事乃能統一，人選甚難。有天津人鄭汝成，北洋水師出身，統小站陸軍多年，曾附名同盟會，頗識黨人途徑，特任爲上海鎮守使。汝成陸辭時，有「拼命報答主知」之語。同年，肇和兵艦舉事無功，陳英士家開黨部主腦會議，現代巨首參策畫，謀翻滬局，以汝成爲巨擘，密令魯人孫祥夫等執行暗殺。民國四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日本領事館本日舉行日皇大正加冕典禮，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前往道賀。祥夫等偵知之，汝成汽車路出白渡橋，祥夫指揮多人，以十八輪砲擊橋上，汝成中彈死之。吉林人王曉峯等被擒。電報達北京，世凱大爲傷感，輟食終日。次日，奉大總統令，追封汝成爲一等彰威侯，加倭邱世勳同

替，並賜小站練兵營田百頃給其家屬。以大總統令封侯爲世界創舉，其盛怒可想見。同月十六日，政事堂交令曰：「已故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十一月十日奉大總統策令，追封爲一等彰威侯。銓叙局以封爵條例未經頒布，無所遵循，應否飭法制局迅速編訂此項封爵條例公布施行，抑或比照前清各項世爵辦理，詳由國務卿轉呈。奉批令應暫行比照前清各項世爵辦理，十八日令裁撤上海松江鎮守使兩員缺，改任命楊善德爲松滬護軍使。蓋項城痛汝成死事最慘，永不再設原官，昭示朝廷篤念重臣之意。楊度挽汝成，有「出師未捷身先死，聖主開基第一功」之語。項城親書挽聯云：「出師竟喪岑彭，嗚悲千古。願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有陸哀者，在天津益世報登載反項城挽聯云：「時無光武，安有岑彭？其曹孟德之典韋乎？刺客亦英雄，搶命前來盜畫戟。君非周宣，何生吉甫？直趙匡胤之鄭恩耳！孤王休痛哭，殺身甯異斬黃袍」。洪憲諸臣聞之，皆爲唏噓。刺殺汝成案，只當場捕獲王曉峯一人執行鎗斃，始末詳祥夫自述。（後孫公聞雜錄）

昌邑孫祥夫自述擊斃鄭汝成情形始末

中華革命黨滬幹部陳其美、楊虎、孫祥夫等會議，謂不去鄭汝成，滬事無望。探知十一月十日，日皇加冕，汝成必往日領署致賀。陳楊孫三人同月九日會議於法租界陸坡賽路十四號陳英士家。狙擊方略：○擇地點分五卡，皆汝成必經之路。十六舖爲第一卡，吳忠信領安徽同志當之。跑馬廳爲第二卡，江浙同志當之。黃浦灘爲第三卡，謝寶軒等當之。海軍碼頭爲第四卡，廣東同志馬伯麟徐立福當之，防其乘小兵輪抵日領署前登岸也。而白渡橋近日署最要，各車須轉灣慢行，孫祥夫自當之，領吉林人王曉峯，山東人王銘三，奉天人尹神武等，並指揮海軍碼頭人授炸彈一，撥殼第一，彈百五十粒。十日晨十一時半出發，得報汝成需一時達日署也。○驗正身，屆時望汝成車來，車身全黑，雙頭高馬，着最高級大禮服，相貌與汝成無異，護衛皆鎮守使官弁，黨人聲陣以待。予（祥夫）覺情形可疑。汝成爲海軍大將，陸軍中將，當日皇加冕慶賀大典，汝成



孫祥夫自述擊斃鄭汝成情形始末

又爲地方軍政長官，決着軍禮服，佩勳章，萬無服文官大禮燕尾服之理，下令阻部下執行。汝成副車既過，遲二十分鐘，遠見大汽車來勢甚猛，車前坐鎮衛三人，鄭右坐，左坐總務處長舒錦德，白羽金帽，章綬輝煌，兩鬚下垂，確系正身。汽車緩轉，將上橋脊，急發暗令執行。王曉峯首擲炸彈，用力過猛，彈落車後，毀其後輪。王銘三對放自來德。汝成自開右車門逃。王曉峯擊其衣肘，近身連擊九鎗，心臟俱落，死之。汝成衛士開鎗還擊，均爲銘三擊走。銘三以一足跨車沿，向車內橫擊，舒錦德亦斃。當時白渡橋有電車南來，車停阻進，車中躍下西探二人執鐵棍來，二王以鎗向之。西探走後，王等裝第二次彈盒。西探潛出王後，以鐵棍擊其臂，鎗落被擒。尹神武則逃回寶康里機關部。王曉峯擊斃鄭後，本可逃避，乃立橋頭演說一分鐘，可謂從容就義者矣。予往英士家報告功成。抵門，日人山田純次郎與英士各執酒一盃，立門外飲予而後入。急設法遷移總機關部。予返寶康里，遙見大隊中西探目錄械王曉峯蓋擁而來。予即由後門走避，後延法國律師離尼辦理此

翁成周：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三三

案。一年後，因予十五萬元賞格未註消，捕房誤執尹神武，硬目爲予。神武代予死之。至今予對死友尙無表彰，自愧何以爲人。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昌邑孫祥夫自述於首都安樂酒店。（成勳潤辭）

當關油壁掩羅裙。女俠誰知小鳳雲。緹騎九門搜索遍。美人挾走蔡將軍。

蔡錚由滇入京，授以將軍府威字將軍各職，從陳宜策也。錚統兵反清，爲滇都督，勢必讓權滇人。宜知之，府派鄂人中將范源往說迎之。世凱將收爲己用，梁任公實主張之。錚，任公及門弟子，錚來則進步派勢力益固。蔡錚沈毅堅定，見大有爲。譚安議起，憤息日非，頃城疑之。錚住演樂胡同，與皇四子岳家天津鹽商徐姓爲比鄰。軍政執法處假搜查徐家某事爲由，誤入錚家，翻尋無道，一無所獲。陸建章親往謝罪，謂實係門牌之誤。錚愈恭順，世凱授以將軍府贊成名單，御賜朱甕將略各項，窺其意向。錚得受之，然偵察者仍無一日疏也。錚與小鳳仙佳話及出走真相，見各記載。世凱死，黎元洪任總統，欲以錚爲內閣總理，會派湘人袁華選往徵意旨。握權者不讓，故錚以恢復民國首功出川，循江赴日養病，不便來京，病死海外。中央公函門黃（興）蔡追悼會，小鳳仙伏靈前痛哭，親掛一聯云：「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當時皆傳爲某善手筆。（後孫公國雜錄）

四年十一月十日，爲予祖母八十壽辰，宴客北京錢糧胡同聚壽堂。譚鑫培以同鄉交誼，串名角奏劇。蔡松坡同學往還素密，是日早至，謂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長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託劉禹生代爲召集。松坡前執劉手曰：「我與你同案三年，今日要賜聚一夜，你要慎擇選手。」劉曰：「張紹曾領，丁槐策，二人如何？」松坡曰：「可。宜到隔壁雲裳家中，稍遲重要人物來，捧小叫天者必多。聽說開席皆不必來請。」予應之，明知袁之偵探亦將隨往也。蔡、劉、張、丁、聚博終夜。天未明，松坡躊躇曰：「請主人來，我要走。」紹曾曰：「再打四圈，上總統府不遲。」松坡曰：「善。」七時，松坡由予宅馬褂側門出，直入新華門。門衛異之，意以爲受極舉所傳。偵探抵府門，亦即星散，未甚留意。松坡抵統率辦事處，侍者曰：「將軍今日來此過早。」松坡曰：「我鐵快兩小時矣。」隨以電話告小鳳仙，（遞妓風雲在京張職易名小鳳仙名諱甚松坡唾之）午後十二點半到某處同吃早飯，故示閒暇，徇辦辦事處中，若無事者，人亦不察。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門，乘三等車赴津，繞道日本返滬。義旗一舉，洪憲乃覆。松坡之沉着機警，於此可見。松坡走後，予受嫌疑最重，從此宅門以外，遷者不絕。劉成勳、張紹曾、次之，丁槐則伴無所謂。小鳳仙因有邀飯之舉，偵探盤詰終日，不得要領，乃以小鳳仙坐轎車赴豐台，車內掩藏松坡上聞。予等亦宣揚小鳳仙之俠義，掩人耳目。明日，小

鳳仙挾走蔡將軍之美談，傳播全球矣。〔漢陽哈漢章春稿筆錄〕

蔡錚運用起義及出京入滇之情形

雲南爲偏狹之區，獨能首倡義師，爲天下先，雖係唐氏公忠仗義之功，實亦蔡氏運用神奇之力也。先是，辛亥光復，蔡氏獨立於滇，被推爲雲南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蔡氏中立不偏，主張兩方休兵，憑法理解決。袁氏忌之，召使入京，故加優禮，並以磋商要政爲名，每日召入公府。蔡氏知袁欲察其主動，益自含蘊，僞作鈍痴之態。袁終知之，每謂所親曰：「松坡效『大智若愚』故智，欲以欺我，烏能逃乃公洞鑒耶？」由是益重視之，欲收爲心腹，任以高等軍事顧問，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將軍府將軍，及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全國經界局督辦，諸要職。蔡亦虛領職務，日惟狎妓飲酒而已。籌安會成立，袁以帝制事探蔡意，蔡故重容附之，並允首先表示贊同。袁以爲喜，囑諸子與蔡周旋。蔡亦故折節下交袁氏之諸子，日以醇酒婦人爲事也。有以此語蔡者，袁氏嘆曰：「使彼誠樂此不倦，吾始高枕無憂，特恐醇翁之意不在酒耳。」因更密布偵探，日伺蔡動。時蔡氏狎一妓妓，曰小鳳仙，明達有丈夫志，深知蔡之私隱，時爲贊助籌畫之。自帝制發生以後，蔡唐密使往還不已，唐促蔡氏入滇，宣布獨立。袁探偵悉，乃有軍警搜查蔡宅之事。益知京中不能久居，僞與夫人反目離異，夫人出京先脫家室之累。又得小鳳仙之助，乘間

出京由津赴日本東京，函致袁氏，述明在醫院就醫，並假述革命黨人困苦不堪，無力反對帝制。及其由日本入滇，仍預貽致袁函十數件，交其契友間日一發。比及入滇起義，袁氏尙謂蔡仍在東京也。其後知之，乃頓足自恨，謂「一生賣人，不期今乃爲人所賣」。當蔡氏入滇起義以後，唐氏爲蔡氏舊部，即以都督一職讓之。蔡氏固辭，當衆宣誓，承任與李烈鈞共負出征之責，故自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而推李爲護國第二軍總司令。蔡氏智勇神奇，冠絕一世，此爲雲南起義原始，故補記之。（錄長沙黃毅袁氏盜國記）

蔡錚告滇父老文附錄

錚去滇二年於茲矣。憶辛亥起義，倉卒爲衆所推，式飲式食於茲土者，亦既有年。自維德薄能鮮，無補於父老，而父老願不以其不職而莫我肯穀焉，則父老之所以遇我者良厚。屬以內遷，不獲久與父老遊，卒卒北行，伴食樞門，鬱鬱誰語。睹此國難之方興，計好義急公堪共憂患誓生死者，茫茫宇內，蓋莫我滇父老若。今錚之所以來，蓄誠有爲國請命於父老之前者，願父老之垂聽焉。民國成立以還，袁逆世凱因緣事會，遂取魁柄，憑藉藉勢，失政亂國。內則貪壬競進，苛政繁興，盜賊滿山，人民憔悴。外則強鄰侵逼，藩服搆貳，主權喪失，疆土日蹙。乃袁逆曾不悔禍，猶復妄肆威權，排斥異己，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等法制於弁髦，玩國民於股掌，伊古昏暴之禍，蓋未有若袁逆世凱之甚者。願中國志士仁人所以忍痛

斯須，虛與委蛇者，誠念飄搖風雨，國步方艱，冀民國國體不礙，元首更替有期，猶可徐圖補救耳。乃袁逆一身禍國，猶虞不足，又復帝制自爲，俾茲禍種貽我新邑。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絕矣。比者昨士分封，綿蕞習禮，袁逆急愈顧景，若不克待。而起視四境，則彌天怨嘆，羣發易輿僇亡之惡聲。武夫健士，則磨刀霍霍莫不欲割刀賊腹。袁逆日暮途窮，謀逆愈亟，懼人心之不附，則又援外力以自固，參加歐戰之危局，哀乞東鄰之援助，以若所爲，不惜以國家爲孤注，以求彼一人之大欲。嗚呼！袁逆塚中枯骨耳。石敬瑭張邦昌之故事，彼固可聊以自娛。願我神明華胄，共偷視息於小朝廷之下，嗟我父老其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耶？諸葛武侯有言「漢賊不並立，王業不偏安」。今日之勢，民國國民與袁逆義不共戴。三戶亡秦，一旅興夏，有志者事竟成。此匹夫之通責，而亦天下之公言。雖然，積威約之，漸舉國若瘁，相親莫敢發難。獨以西南一隅，先天下而聲振國之罪，是則我父老之提議誘導，其義聞英聲，夫固足以大暴於天下後世矣。鑄遠道南來，幸獲從父老之後以避茲嘉會，而有過辱寵信，掃境內之甲兵以屈之，錚錚得與逆賊從事。錚錚激馳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以求勿負我父老之厚望而已。抑全功未必一蹴之可企，而有志豈容一息之或懈？錚行矣，其所買餘勇而策後勁，以期虜公迅奏而集民國再造之大勳者，伊誰之責？願我父老之一鼓作氣，再接再厲之，以期底於成，斯國家無疆之祚，而亦吾輩父老不朽之盛業也。

蔡鈞致黎副總統等電
北京黎副總統徐國務卿段總長鑒：華密。奉勅電敬諭起居無恙，良慰遠系。邇者國家不幸，至肇兵戎，門旛喋血，言之痛心。比聞項城悔禍，撤消帝制，足副厚望，逃聽下風，易勝欽感。惟國是飄搖，人心不定，禍源不清，亂終靡已。厥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尚未能爲項城曲諒。竊已往之玄黃半軀，虛日後之覆水翻雲，已失之人心難復，既墮之威信難換。若項城本悲天憫人之懷，爲潔身引退之計，國人軫念前勞，感懷大德，馨香崇奉，豈有涯量？公等爲國柱石，繁海內人望，知必有以奠定國家造福生民也。應電無任惶悚景企之至。錚叩冬印
護國第一軍蔡總司令討逆之通電
各省都督將軍巡按使鎮守使師旅長道尹各商會報館均鑒：前會滇黔兩省，勸阻帝制，良念風雨飄搖，不堪再經擾亂。如果袁逆悔禍，則吾言見用，禍患無形。我輩惟以言見嫉，終身頗顯，尤所甘心。不圖彼昏不悟，置若罔聞，尤復日肆狡謀。內則釐金四出，羽檄紛飛，揮國帑若泥沙，驅國軍若犬馬。外則輪轅通款，乞憐外人，以國家爲犧牲，引虎狼以自衛。此其慣亂昏暴，直鎔王莽董卓石敬瑭張邦昌於一爐。似此遺臭名甘，逕善路絕，更無委蛇遷就之餘地。故萬不得已會商滇黔，與袁告絕。滇督唐公，黔督劉公，皆忠憤奮發，各以所部編成護國軍，以厲之錚。負弩之責既專，絕纒之志已決。是用整隊北行，直取蜀漢，誓清中原。夫亂賊人得而誅，好善誰不如我，引領中原豪傑，各有深算老謀。尙望排除萬難，早建大義，勿使曹瞞拊手笑天下之易定，遂令伊川披髮決百年之爲戎。國家幸甚！中華民國滇黔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錚叩印

劉成島：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六〇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帝歲盤龍氣象佳。當今萬壽字橫排。聖容楹語書推載。新舊曆頒月份牌。〔補作〕

查書江蘇圖書

館，不獲，館

長柳翼謀先生

手示「洪憲月

份牌」曰：吾

子可謂射獵得

鹿矣！項城出

殯後，予入新

華宮，諸物搬

毀無遺。壁間

貼有元年月份

牌未毀，即撕

懷而出。最名

貴者，有當

今皇后萬壽生

辰，書中華帝

國元年而不書洪憲也。紙幅與常牌同，四圍盤五彩龍

花，上橫列新舊曆對照表，次橫列中華帝國元年，舊



曆歲次丙辰，再次橫列中華帝國皇帝陛下，再次中刊項城帝容。容左直聯云：「聽四百兆人恭祝衛歌，恍

唐貞觀、明洪武。」容右直

聯云：「數二

十世紀武功文

治，將繼美

俄彼得、日明

治、德威廉。」

左聯之左橫列

當今皇上萬

壽，下橫列小

字「新曆九月

十六日。」右

聯之右橫列當

今皇后萬壽，

下橫列小字

「新曆十月二十二日。」皇上萬壽下橫列春夏秋冬四節，自小寒至夏至。皇后萬壽下橫列自小夏至冬至，

初中未伏日蝕。再次一長列一月至十二月。再次排代
行立法院決定君憲推戴今大總統爲皇帝咨文，全國國
民大會總代表第一次推戴書、全國國民大會總代表第
二次推戴書、三種全文。按元年元旦宜布洪憲年號，
月份牌刊布於元旦前，故只書中華帝國元年。此種月
份牌宮內刊用，外間絕少流傳。丙子四月二日成禹記
〔丹徒柳詒徵閱證〕

敕冊江神御墨濃。霹靂祠廟有重封。官人善 解山靈意。鱗甲森森報石龍。

丁春齋宜昌發現石龍經過記略

民國四年爲予任宜昌縣事之次歲，籌安議起，荆南道
尹凌紹彭飭屬縣勸進，予漫應之，故湖北州縣唯宜昌
無表示。巡按段書雲龍予曰：「民主制度試辦已四
年，不適國情，再試辦君憲，汝勿拘疑。」壽彭嚴軍
威逼，并促宜商會長李稷勳進行一致。同時縣屬三
遊洞上之神廟予俗名硝洞，有龍化石，爲駐宜英領事
許勒德所發見。宜昌關監督劉道仁電奏入京。同時道
尹監督先後易張履泰朱彭壽，曰特爲石龍來也。洞位
半山間，舉火入內，大小蓋八九尾，中一尾軀幹較長
大，以針刺之似石灰質，有位洞壁間者，但羣龍無
首，履泰以爲祥瑞，奉巡按電飭縣保護，而統率辦
事處奉上諭派專員張某來宜察驗。履泰召予製一大龍
首。予曰：「作偽誰負責？」議乃止。官吏皆尊張某
曰：「欽差」。予疲於軍運，由團長王都慶導欽差入洞

視察，返城竟，謂首尾俱全，實爲大皇帝之國瑞。履
泰即席賦詩，廣集和章，令全縣演戲張經慶祝。張某
據情入奏，電署北京皇帝陛下字樣，令省庫撥萬元敕
脩祠廟。聞冊封石龍爲瑞龍大王，改宜昌爲龍瑞縣。
帝制取消，履泰急收詩草，石龍亦不神應矣。

附錄：神龍洞探石龍記

〔廿世孫自選東歸歐陽溫著說東方雜誌十三卷四號〕

以中國而有數行海捷之動物，示人以碩大無朋之體，其事已足異
矣。迨出現之期，又適在此政海瀾興常洶湧之日，則爲殊尤體節
也。化石爬蟲如此類者，以我所知中國實從無發見，此次既聞未有之
局，而發見之地又與現時海岸相距約一千英里有奇，則知自當時迄
今，中國地勢皆迭經絕鉅之變遷，而此幾時代之古亦由此推見。至
就中國民俗而言，則頗異休戚之說，深入於人心。帝王與龍關係至
密，方今國體更始，而石龍亦同時出現，其以祥瑞視之，又豈足怪
矣。石龍始見在一九一五年十月間。探得之者爲男女四人所組之旅行
隊，即宜昌英領事許勒德君夫婦與記者夫婦也。記者夫婦自廣州府乘
紅船二艘，由峽泛江而下。紅船爲江上著名之舟楫，乘客有舉鐵探火
等雜興者，僱用最宜，以其駕駛靈捷，隨在可捨之而登陸也。舟抵三
遊，（譯意）許君夫婦來與普僧偕行。探拓在宜昌縣境當其上游之疾
壩。於是四人由宜昌峽而行，泛舟其壩。許夫婦告予曰，平山壩稅
關之上游，相距一英里許，江之右岸，有一巨穴，可入探之。及舟
抵其地，遂相率登臨，思一窮其勝。華人名此穴曰「神龍洞」。洞日
有巨石，石後約八碼許，又有一石，形狀絕倫異，略如蟠曲之龍，盤
石之與蟲雖依稀相似，未爲隨言。然華人垂注之情則頗甚殷切。蓋據
土著相告，謂此洞有時亦稱龍穴。穴長五十里，直通宜昌相連之龍王
洞，故其名著云。歷年以來，外人窺穴探訪，且深入幽遠，遠過於
石龍所穴之處者甚多，何以從無發見，於今日乃始由我僑發見？予予，遠
處在地，視之甚明，決不足過先時而游者之目。或以當時泥垢重疊，

劉成昌：洪憲紀事時本亦注

掩而不彰，近發大水前注，其其根，遠得發露，而我輩幸當其際，亦得以發見之名，居然自負，此則未可知也。我輩得而入，約及百碼，以四週水灌甚多，雖登石脊，予予而前。旋見此石脊屈曲如蛇，頗以爲異，及附而細察，始知所履者爲石龍之背，殊令人望石而成，六七龍作互相蟠繞之形也。繼又得燐石，綴加探，并拾獲斷麟骸片，乃恍然悟爲真龍之化石，非雕刻之龍也。時以未得鱗尺，無從量度，相約次晨復來，稍及短促之日期，加以盡力之考察。遂晉僑此次遊歷，爲時不惟過久也。考得此項化石約有六、乃至八具。其最大者自龍脊中半埋洞壑中之某點起，至最先與龍相接觸之處點止。其長在六十英尺之間，以我輩觀之此處頗顯而通，其長度似更有六七十英尺。惟他處與之糾結纏繞，甲乙相混，判辨不易。當俟專門學家從容以求之，非晉僑倉卒所能奏功。至其具呈現之一部份，即攝於第一圖（各圖均見前發插圖）者，厚二英尺兩層半露，與龍相連約十二至十四英尺。而距龍頭至四五十英尺處，又似有兩層可見。頭目而前，此物猶係中古代草食類之大爬蟲，所謂 Woodamantel 者。以偶發被誘入洞，遂致絕食而死。觀其體之厚薄修短，與龍脊，爲不啻即知。即者此言，或非確說也。記者自宜昌行後，即由許勳君偕中國照相家一人，用電光攝影法攝其數影。本雜誌所刊第一圖，爲蟲身之一部分，當時經晉僑文其者也。第二圖，爲若干之龍橫臥洞中，作盤旋形者也。第三圖，爲龍形。第四圖，則龍之隆起線也。予非已將發見情形具爲寄函，連同照片及鱗片，分寄至英國及日本。俟大不列顛博物院及東京之專門家審定之，此物確爲龍身之化石，抑僅爲龍塚之龍蛇，或竟爲水灰石而變成之異形，各處專家不久自必有明確之布告。惟無論爲化石與否，而其事蹟之新奇，口味之豐郁，則必不稍於今日。記者當時曾隨赴北京瑪爾遜博士，讀其述要津，設法保存。未幾而長程鐵路電致湖北長官以此相佈，是知博士之言已見功效矣。

裏頭頑嘯虎生風。海內無人白眼工。安坐檻

車箋爾雅。學人黑景步河東。

當袁氏謀帝，余由長安被捕檻車送至燕獄。（詳拙著入獄始末記）張衡玉有憶梅九七律六首。一曰：「經年盼斷尺書來，匹馬秦關久未回。湖海一身輕似葉，巖眉萬劫不成灰。人傳姓字知非福，天與文章太露才。晴日空山生露旋，神仙何地避風雷！」余入秦隴清涼山時作狂吟二曰：「夜半飛傳緹騎軍，迅雷驚自九天開。（余入長安方與亡友李岐山定討袁計劃，忽由北京軍事統率處電陝當道云：「據探報某某推景某某在陝主動，及派同黨李閣臣入甘，逮捕。」）陸建章命呂調元當夕召我到署，因無確據，派兵押送北行。」）久無複壁藏元節，那有多金贖長君！貫索西連秦嶺月，銀鐐北踏燕山雲。到頭總生讀書誤，苦把賢奸抵死分。」三曰：「落魄韓非悔入秦，飛言造獄竟成真。覆盆頭上無天日，草檄燈前有鬼神。（余被捕前一夕，挑燈作檄，一揮而就，中有「本紹衍之餘孽，襲莽操之故智，謀破五族共治之均勢，希圖萬世一系之帝業。詎令二三奴儒上勸進表，賂遣各省代表奉請願書。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殘民意。稱帝稱皇，有視而目。誤民誤國，全無心肝。欲令天下仰望之遺老，列傳二臣。更辱國民保障之軍人，同功走狗。」諸句，同人許爲聲絕。此事甚密，衡玉聞之于預謀陝友郭希仁君云。）詒捕白衣關內俠，詞連朱邸座中賓。檻車廣賀都門道，風雨離亭幾故人！」四曰：「江海東流日落西，英雄末路首頻低。無心竟

六二

劉成禹：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作投羅鳥，有智應輪斷尾鷄。破產傾家連舊友，（指李岐山賈全史得四百元為臨時運動費事）重關覆水累鵝妻。（內子玉青與余同因車）殘生一息心猶壯，障袖不聞兒女啼。」五曰：「送死宮中紂絕陰，暗空無日晝沉沉。天垣黑暗暗羅傘，地獄慈悲佛祖心。尙冀阜陶憐孟博，誰開魏武殺陳琳！十年奔走資如洗，莫謫輪官賸命金。」六曰：「上世茫茫未醒，天半夜半射奎星。惜才留作中郎史，好學應傳黃菊經。（余曾擬未死前完成佔得半說，衡玉此一聯與紀事詩鑒爾雅兩語，俱相開合，特未免過許耳。）夜雨驚心羅剎獄，西風回首夕陽亭。南冠縱有生還日，盼斷金鷄下漢庭」。越南亡命客阮鼎南有咏推秦事，寄衡玉梅九諸君子五古一首云：「成湯欲放桀，鳴條會三軍。武王八百國，率之以伐殷。（因余與李岐山皆安邑人，李君家居鳴條崗，故借此以影射袁。）一椎聲皇帝，振古所未聞。壯哉張氏子，胆氣空人羣。神龍駭且怒，大索空紛紜。神龍一掉尾，已入千重雲。奇謀雖弗成，勇壓萬乘君。（指余與衡玉詆袁詩文）重瞳真懦夫，乃掘死人坟。（譏某督軍於袁氏死後獨立云）紀事詩「虎嘯白眼」句不特與鄧咏「白眼狂歌酒肆中」句相合，竟兼及阮君此咏矣。奇極！（梅九景景自記）梅九來書云：「洪憲僭竊，為中華五千年帝制之同光返照。雖八十三辰，能出盡歷代正偽各朝宮禁熊象，此所謂冠絕千秋之業也。惜愚弟時在幽囚，未獲目親，前寫十絕，聊附驥尾。遵命自注本詩，以老衡贈

詩及越南阮氏一古為證。在秦時，同邑王君書「袁」字請潤時局，予立斷曰：「土頭哀尾，其敗必矣。」革命舊雨夢寐弗忘，麻、黑、交情在一舉」，云云。梅九形貌壯黑，自署「黑景」，名「定成」，山西河東人，當時有雅黨人之目。（成禹附記）

附錄景定成洪憲雜詠十首

馬生著洪憲紀事詩，予日為洪朝詩史，出獄所知，率成十絕，餘卷末。景定成九絕。

都道雲龍似躍庭，論名尤合鐵前情。君看一語四方靖，特設分明二字經。（時有以三字經中「四方克大定」為皇太子符號者）猶憶兒童拍手歌，案案紅箋意如何。如成年歲真奇絕，半繼前番半共和。（北京京語有「案門上挂紅箋」句，人以與洪憲同音，或能洪憲為繼前清共和而立憲之意。以洪字中取清旁水，半取共和之共故也。）

受禍較勝放南巢，但遜西陵最事高。十尺文王馮九尺，特長四寸符曹交。（勸進袁有不及周文事殷，而勝周湯放桀語。）「予曾恭錄云曰：「袁皇帝德符曹交。」

敬野飛來寄檄端，驚聞異興變精神。翻教坤雅得奇證，制字原因體有王。（時京外飛蝗敬野，捕得者謂體有「王」字，乃帝兆。按陸佃鴻雅說字最詳，說字解曰，一說之說首皆有王字，故從王，「今得一確證矣。」）

偏多忌諱開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條。放水點燈都不管，街頭高唱賀元宵。（以元宵二字音同袁消，乃特令賀元宵者，改呼湯元。）

虎圍龍爭漫比方，懸懸機舞自猖狂。三王五帝同時出，併統只應繼繼皇。（時封王者三人，假皇帝五人，有三王五帝之語。袁氏始定歷，取日本萬世一系說云。）

妙語天成詎偶然，當今此事合推袁。那知推戴推倒，勸退文同勸進傳。（勸進文中，有用推袁尊故者，自謂含有推倒意。又勸進勸退又

劉成昌：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出一手者甚夥。)

難事爭勝勝幸。承與傳記能真。機微紀事多結甚，花露宮詞手附人。(袁氏某煙手記宮中秘事甚詳，稿在某君手。)

宛轉嬌眉一劍依，爲妨身後更遺羞。君王恩氣終終在，不使虞姬自刎頭。(袁得陳官梅立堂後，怒極，督手刃一婢，乃最寵愛者。人言袁氏自知不久，故殺之，免爲後人搜去也。)

愛國憂心向未消，客官彈淚是黃巢。滄東郭士皆疑怪，聊取曲中唱黃姑。(某要人于袁氏死後，忽來問余曰：「袁實未死，已逃海外，彼之帝制始由愛國心云。怪誕已極！」)

補志袁克文莫到瓊樓詩 枕 緣

袁氏(第五期)「洪憲紀事詩本事注」中所傳袁雲之詩，爲七律一章。特其發軔之初，尙有小小曲折，人所未認者。斯作原稿，七律二章，題曰：「分明」，前有小敘。經易哭厂(順鼎)刪改，併爲一章，乃以問世。寒雲於哭厂所刪，殊未愜意，曾錄原作示余。茲刊於次，以存其真。

乙卯秋僧雪姪遊頤和園，泛舟昆池，循御溝出，夕止玉泉精舍。

乍著微棉強自勝，古臺荒檻一憑陵。波飛太液心无住，雲起魔崖夢欲騰。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鐘。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小院西風送晚晴，鶯鶯款款未分明。南迴寒雁淹孤月，東去驕風黯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催夢欲三更。山泉繞屋知清淺，微念滄浪感不平！

上海唯一薄利大商場

新新有限公司

附新設
旅館

地點適中空氣清新
房舍雅潔服務週到
電話九三三八〇

重金裝設
科學冷氣
座位舒適
調味適宜

新新酒樓

著名菜
不可不試

上海北四川路郵政局左隣 廣州太平路 香港德輔道中

唯一清潔

高尚旅館

新亞大酒店

新亞的產生代表滄海

商業進步的一種進步

王雲志 黃十月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偶句潘驢未足多。名言典雅到章羅。時文儘有籌安藝。不及蟲鈔長恨歌。〔補作〕

當時有以宋小說王婆語之「潘驢郭小開」對人名「顯宦薛大可」者，稱為妙絕。章太炎一見陳宜，曰：「第一人物亡民國者，必此人也。黎元洪、袁世凱、必收拾於此人之手。」後元洪去鄂，世凱稱帝，咸宦策劃之；時稱太炎為水鏡先生。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詩諷之曰：「袁四猶疑畏前書，芝泉長為護儲輪。徒令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饒夏有才原不忝，（饒漢祥夏壽康兩鄂民政長）蔣張無命欲何如。（蔣翊武張振武兩將軍）至今偷過劉家廟，汽笛一聲恨有餘。」

〔遷萊宮閣對西山，車站車頭京漢間。西望瑤池見太后，（黎入京謁隆裕）南來晦氣滿民關。雲移鷺尾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臥溫臺經歲暮，幾回請客闕西餐。〕某恨太炎，持猴頭句說袁，陰使鄂人鄭胡等借主持共和黨名義，迎章入京，遂安置龍泉寺。粵詩人羅惲懌書張滄海袁氏世系冊子曰：「袁氏四世三公，振葉關中，奄有河北，南移海關，止於三水，東

堯清代北轉。項城今日正位燕京，食舊德也。名德之後，必有達人」云云。世凱為崇煥之後，遠祖本初，移家項城，三水張滄海著為書，頌德羅緹公張其說，故有祀崇煥為肇祖原皇帝之議。流寓青島遺老聞籌安議起，有為籌安會八股體制議者；北京傳鈔之。其文曰：

八股命題「籌安會」

會有以籌安名者，以其欲收君主也。夫安未始不可尋也，乃以籌安名而安形，非欲鼓吹君主立憲乎。且夫升官發財者流，汲汲然欲將民主君主也非一日矣。曾於去年十一月間有提倡立憲者，如宋育仁等之上得辭書是。經於本年八月見有變更國體者，如楊度等之開籌安會。噫，天下事本無獨而有偶，何有等不幸耶。『今北京新組織一會矣，而其宗旨果何如。』前清末季，革命黨團結同盟會矣。會曰同盟，官曰督下嚴奉之令。而今日之結會，何以不准法律干涉也。民國初年，曾紀數大開共進會矣。會曰共進，政府亦有解散之文。而今日之開會何以反令警察保護也。噫，吾知其故矣。蓋因其研究學理耳。然有華人而未涼也。『方斯會之發起也。李聘之告發，汪鳳瀾之辭職，賀振雄之上書，皆絕對不贊成也。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此舉副總統之所由託病也。不亦宜乎。』及斯會之成立也。任公之辭職，湯壽潛之辭職，唐政史之帝皇，皆表示反對者也。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論。此徐蘭移鄒之不願簽名也。豈羅緹乎。『嗚呼

劉處禹！洪範紀事詩本事誌

中國之不安也久矣。有災備以得之，雖曰不宜。一強鄰威逼，外患之不安也。豈能行，內亂之不安也。得之誠不容緩耳。今之所謂得安會者，其果能得此等之安乎。拍馬吹牛之下，亦惟得此鴉片事實，得此烟酒實而已矣。「大水狂風，天災之不安也。四查偵探，人禍之不安也。得之固不可忽耳。今之所謂得安會者，其可以得各種之安乎。變亂附風之餘，不過得田賦加稅，得軍貨物加稅而已矣。」晉初得安會之名義，因不獲欣然喜曰，運籌得勝可致久安長治矣。既有得安之名，必謂得安之實。且得安當保太平也。未幾得推測共利之議。」「吾知得安會之內實，又不忍明然其味曰，「一尋其展，從此民無安枕矣。未耳得安之福，先遭得安之殃。是得安適以擾亂也。何竟有假得安會之舉哉。」得安會諸君，非今之所謂長時而何。

試帖詩命題賦得「得安會」(得安字五音八韻)

斯會胡為設。無非想傲官。一尋曉甚展。百姓恐難安。申令文猶在。宜官似未乾。庸人信極亂。病政快糾彈。北望新商路。東連海國關。封侯紅運氣。奪利黑心肝。國風變龍德。吹牛拍馬關。皇恩今寵眷。奴隸盡金鑲。

當時有競人某君者，奔走甚力。競人錄其生平，書「長恨歌」一曲，都下傳鈔，不脛而走，其詞曰：

大憲革命為民國。人才多年求不得。樞密二物初長成。繞繞江南人盡。天生道台雖自誇。一朝我在儀仗間。當場一喝猶推委。六大政黨紅顏也。丫頭生在衙門地。揀花選府買郎君。夫人反對難無力。此是新坡鎮太時。政務與章步步擄。四座屋基度華骨。春管一觸為險集。從此門生不早朝。陰陰邪客舞團圓。隔個護兵忙到夜。公民政客三千人。三千欲項在一身。誰者有時談到曉。X公相見而生春。寶王福晉出聖古。結髮光彩生門戶。送令天下兒子心。都說呵聲收義女。戲台高搭入官儀。這纔風聲驟聞。泥金漆屏十六幅。翠翠領領猶不足。省院拜掃少軒奇。酒闌更唱唱曲。後門公府灰塵生。一家大小上海

四四

行。火車搖搖行復止。濟南遊歷四百里。一見志摩嘆奈何。我被他們竟打死。盤車蘇蘇無人收。可憐陳四太冤頭。有車忽然坐不得。同看死馬時淚流。國會解散氣雨索。恨看人才都組閣。舉坊橋畔人行。五旗紅光旗色澤。中海水碧西山青。總算為人大意情。狗彘死傷必請。葉落樹根樹斷聲。

荷。 柳。 眉。 垂。 衣。 歸。 時。 (十二句中應曉曉美人夢枕草。儂的 古童真不少。 眠。 共。 天。 夢。 竟。 (十四句中

客。 曉。 竟。 (十四句中 脫。四輪馬車奔如電。叫聲嘉禾印名額。東海相國提右參。兩處忙忙皆見。為荷官產返家山。山在南涉鐵路XX間。宜應繁榮數百起。其中五百萬銀子。中有幾種能不真。若太買來便宜是。

滿陽江上好得個。牛梳沙河軍車間。帽子半個新睡穿。勳章不整下床來。風吹紫服飄飄舉。猶是花翎錦雞舞。一夜幾睡五十番。騎上班來汗如雨。當年親見事君王。遠在江西 沙港。承光殿裏風雷絕。鏡柱宮中滋味長。大員新成等何處。臣在都陽隔門隔。東幾急奏現明。輪船火車向北去。皇帝座呼尊宮隔。觀講錄牌給花領。果能避尹明令宜。喀什喀爾會相見。跪拜成風召劉明。天頭有喜小臣知。此君不貢上尊顯。正是榮耀帝制時。在京願作憲政使。在外願為督軍司。歐戰久長有時盡。此願終身無假期。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名賢偽語。里巷俚詞，國風所採，五行所志，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北京好之十種曲，抑江南苦之百竹枝乎？視國者，可以知當代之風尚矣。(枝江張繼贈評注)

白衣王子鬬歌喉。師友尙書作俳優。轉眼談談成劇本。兒家朱孔是傳頭。

自民四開勳，入京，集都下名角於江西會館，演戲三日。克文亦粉墨登場，彩串千忠戮昆曲一闕。名士詩人，搥摩風氣，咸代梅蘭芳等嚮曲，被之管弦，著於歌詠，定北海為致壇，奉克文克梁為傳頭，袍笏演奏，殆無虛日。此金豔昆曲最盛時代也。李合肥開府北洋，通州老名宿朱銘盤疊君，張蓉季直。范氏兄弟就，當世均羅致幕下。季直參吳壯武公長慶軍事，駐朝鮮。世凱亦以隨員從壯武，令世凱師事季直，故世凱稱季直為張老夫子，或季直師，及世凱為大總統，函電均罷除師號，改稱季直先生，或張老先生。籌安議起，任季直為農商總長。又易季直先生為季直兄。大典成立，特聘季直為「嵩山四友」，則降師為友，見諸明令矣。嚴範孫一日戲謂季直云：「公異君不得而臣帝不得而師。嚴子陵為天子之友，釣於水。公將為天子之友，隱於山矣。」季直被任農商總長，不到任。一日入京，與項城宴談曰：「大典成立，將舉大總統為皇帝，尊意如何？」項城曰：「如以傳統一系，又如羅馬教皇制度為言，則中國皇帝應屬孔子之後：衍聖公孔令貽最宜，否則孔混成旅長繁錦亦好。如以革命排滿論，則中國皇帝應屬大明朱家之後：內務總長朱啟鈐，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都督朱瑞，皆有作皇帝資格。」季直曰：「還有朱耶友芬，朱俊素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雲也好。」項城大笑不止。後津滬申為新戲譜曰：「天子師友樂，」謂與故人張季直諧話，無異嚴子陵加足帝腹也。（後孫公園雜錄）唐先生紹儀曰：「項城初來天津，最喜二黃，唱不絕口。故洪憲故事，無異傀儡登場。朱桂莘著祭天冠笏，真優孟衣冠也。」沈洪老衛世丈曰：「民國四年，予列名禮制館，總裁徐世昌、副總裁楊士琦、錢能訓、總編纂江瀚、提調郭則澐。則澐、予門下士也。郊天祀孔，祀關岳，袁崇煥配享關岳廟，凡衣冠品級制度，均由禮制館議。一日議禮制館全體人員加入大典籌備處，事前杳城幹臣兩同年邀予竹戲。叔海陰召全體開會，予則未接通知書，因予好為謔語之故。適予竹本缺乏，來館支薪，見後堂開會，叔海據高座言，加入大典籌備處之必要。見予至，即言議決散會。予向曉樓云：「開前日大典籌備禮成，項城大得意，退朝還宮，口中大唱其戲，究竟所唱何戲，其『孤王酒醉桃花宮』乎？」曉樓曰：「此開會之所以不知會老師也。」趙竹老風昌世丈曰：「項城在高麗駐商務局，派人招烟台戲班來韓演戲三日，點曹操戲者七次。在韓華官皆謂項城終日想做曹操，此駐韓文案餘人程某為予言之。」又曰「袁英告予，一日項城在新華宮外散步，予父乃寬及予等皆從。項城口中哼戲『我薛平貴也有今日天』一語，聲最高朗，始知項城善唱大登殿一曲也。」

四五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千枝燈帽白如霜。郎照歸朝妾倚廊。叫起守關銀甲隊。令人夫婿有輝光。

劉師培，初名世培，字叔。江蘇儀徵人。自曾祖以降，三世傳經，頗爲世所稱道。師培承先業，亦服膺漢學，早歲與徐杭章炳麟太炎善，論難經術，每不能勝。師培儒生好大言，負其所學，故爲環異。太炎主民報時，惜其才，使相爲助，乃易名光漢。師培婦何震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何中表汪某，充兩江總督端方之細作，說何勾引師培，陰置毒欲死太炎共獲上賞。會暴露，遂不克自容，走投端方於南京。端援之入幕，而使偵伺其黨。太炎深恨之，責之以書，竟不獲報。已而端方去任，有長缺之歎，卒卒靡遑。後隨端方入川。方授首，師培留川講學自給。川人又禁而幽之，將有所不利。太炎聞之，急持書解免，且爲之激揚於北京大學，獲主講席。及袁世凱欲稱帝，師培未發。師培資緣楊度以自階，得辭爲參政。因與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饒楊度等六人，發爲籌安會。楊爲理事長，孫爲副理事長，餘四人爲理事，將以宣示君主之勝於共和，以惑天下之觀聽焉，故命

劉成島：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之曰籌安六君子。師培名雖次賤復，居第四，而急欲自見，乃著「君政復古論」以明勸進之旨曰：

「夫國無強弱。視乎其政。政良則國。視乎其人。是故千里之勝。決於廟堂。萬化之原。基於用舍。至於創制天下。實屬四海。至大之統。非至辨者莫之分。至重之職。非至能者莫之任。伊古賢聖贊世之主。必有照臨萬天之德。德兼天地而謂之帝。仁義所在謂之王。斯必什伯以觀之。金石以昭之。立天下之大端。明乎功德。故立名立度。繼天治物。故以爵事天。稱尊讓典。歷歷具舉。損益雖殊。其揆一也。是以天生斯民。無主則亂。亦弗稽古。無以承天。往者清承明祚。天地板蕩。斗極絕綱。挺提氣紐。黃炎之後。臨終不損。發鑿之痛。其於伊川。左經之過。與於微管。迄乎季末失職。帝命頑越。內外混淆。庶官失職。國政迭移於親貴。羣禍隨何夫狂虐。獨擅之喻。未足爲方。守府之罪。於斯亦派。卜失其道。民有如崩。用是雄傑揭竿。雷動電發。俯亡之歎。兆生於辛夏。黑夷之衆。亦浮於強楚。斷實金火相革之文。刑亦天命去就之會也。天降有現。某作民主。繼三光於既微。揭清風於上列。萬姓鄂然。紫微更生。誠宜顯蹟傳區。扶長中夏。與享國家盛古之制。以拒而氣殊類之災。紹風漢動。俾知族類。保育生人。使得獲息。其在時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厚下安宅。願切於斯。而復虛建極之尊。進與他之典。寔位噴而不居。皇統替而弗紹。是資微變化之後。示撥亂之途。深惟風揭隨時之義。以慰遠方騁異。觀。非謂王政乏郭治之固。世及非諸國之術也。惟是舍帝廢天。未爲善變。揭鴻猷而。計拙拙斯。故道術之要。百世不移。行恒履。春秋所拱。今也以一朝之計。遠萬世之軌。委成功之基。遺難就之難。道雖經於始。衆昧於微。卒之巨猾

二七

竊思。上陵下替。位廢之登。禍亂歲年。凌夷之既。曾不終日。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得失之故。可略而言。夫民生有欲。假特斯乎。好惡相傾。政亂之源。然峻城十仞。機杼弗聞。鎔金百銖。盜匪不搏。奪成爭之情。民所恆具。無窮之利。衆所弗干。先王固民之情。以爲之節。名以定分。分以止爭。爰峻其防。俾無或潰。野之戶必有牆。鄰必有範。鏹陵之役。創以金鑑。鑒叙之民。臨以街旅。所以重衛路之防。定運廊之分。成永久之計。定永年之功也。是以大智之位。必屬大德之君。斗智小器。不經權謀之在。嚴澤之夫。弗希雲龍之軌。下結觀望之望。上無備陳之援。人心事章。風化以淳。初化上尊。於是乎在。撫民定案。恆必忠誠。道時培絕。諸夏無君。元后之尊。下借西望。九思之廣。民無定主。火澤易位。致見換易。獨稱等威。墮損成宜。改玉改行。賢爲國常。用是徒步之人。繩墨之子。曾無細察之明。合元之德。十室之貧。百室之賦。拔於階離之中。僥倖什佰之際。挾資舟之力。忘折足之凶。功過強晉。不戢諸陸之圖。地勢前楚。思假九鼎之圖。則是辭晉可以力征。而天鈞可出竊軌。是必分戚共德。既成於禍國。比知同力。豈非於土崩。雖無下民上之病。必有抗陽勳衆之應。淵淵之難。自是而生。滄海之師。勢有必至。至於爲爭之際。則又可得而說焉。夫陰官異計。見郭前志。同於比周。先聖所戒。自古晉官所途之衆。必生滔天混夏之凶。以爲亂官。頭遊查俸。往者邪邪妨政。列士義交。一國之市。不勝異意。類類之類。甚於黨斯。傾動輔頰之間。反覆尊卑之內。下以受容。上以得非。陰行取名。則伐技以趨上。取乎自己。亦耶意而陳欲。及夫私語成俗。名聲學假。授位非德。罪用非次。詆訐之民。密訴要獎。賊精之政。更共節匪。出入輪移。邪太之和。淫淫靡靡。成大牛之哭。民前之命。危於累卵。刑屋之凶。生於容忍。民陷痛怨。僥倖得志。荀馬覆車。其述非道。今者約法更新。頗易前政。垂石室之制。須金匱之法。斯蓋臨時偶變之具。臨機海用之術。杯水之益。其與幾何。轉根移枝。孰云有節。至於存者漏點。損敝嚴新。張徹失序。何待察察。眞偽相資。尤疑音誤。非所以昭示國典。垂無窮之訓也。是以才大小。成將酌所同。稽之良經。假之樂策。靜惟屯綢。延首下風。亦猶

竊施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長。夫發力所舉。無弗勝之衆。衆知所爲。無或阻之功。邦命維新。屬當今會。世之節者。則以昭考之本。莫尚於憲民。懷遠之經。莫先於體信。若復法禁暴易。位號尊卑。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轉易之間。虛懸民惑。知郭然者。昏明相逐。晷景恆度。豹變之義。大易所著。流之濁者澄其源。景之柱者正其表。是若自然之物理。抑亦前此之明變也。方今百姓。慶欣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更各修職。復於舊典。雖復屯屯險阻。金革亟動。幸蒙威靈。遂振國威。舉義軍。戰郭氣沒。榮色之什。弗足改其功。戰斧之歇。未足喻其捷。其戎鋒。民服如化。此實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願復郭國參序。惠康未幾。野澤有衆升之民。江介有豐釋之德。賦發充於常調。生人傳於海壑。上賡日仄之靈。下重前驅之尼。失不在人而在於制。是可知矣。夫臨政願治。莫如更化。制創不物。古以顯庸。追復季末簡賈之戒。宜有循法改弦之道。願惟聖明分定之義。謝曉焉知止之情。外結國維。內聯人眾。正受始之大統。乘機乾之策運。用爲大中之後。俾抑既患之端。則磐石之安。易於反掌。休養之辭。洪於樂樂矣。」

文出。曜之者擬諸揚雄之劇秦美新焉。袁氏既敗。師培志行廢喪。益爲士論所不齒。鬱鬱以歿。婦何震。不知所終。當師培爲參政時。所居在口口胡同。樓館壯麗。軍士數十人握槍環守之。師培每歸。車抵街口。軍士舉槍呼刺參政歸。自衛口及於大門。聲相接。婦何震乃憑欄逆之。日以爲常。派一乘伯欣長安打油詩云：「門前鎗火白如霜。散會歸來便舉槍。赫赫庭庭今聖上。淒涼池館舊端方。」蓋紀實也。（潘水聞惕生注釋）

雒葵文馬見中章。德意居然過漢唐。怪底舊臣遺筆載。曲傳四弟請三郎。

放宮小詔味多姿。春殿風懷屬內司。寂寞御溝紅葉水。無人幽怨更題詩。

有賀長雄纂中華帝國皇室規範，告禮制館曰：「大日

劉成均：洪憲紀事詩本亦注

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一月十五日，政事堂奉申令：「在昔賢明之主，莫不崇尚節儉，禁絕苞苴。旅裝部鼎，戒於周魯。却馬焚裘，美於漢晉，史冊所載，法鑑炳然。良以貢獻之途一開，則寵賂之彰宜應。假任土作貢之名，爲獻媚取盈之計。既累君德，亦爲民怨，實爲稅政之尤。現在開國伊始，此等弊制，允宜刪革。除滿蒙藏同各王公世傳年班朝覲貢品仍准照常辦理外，其從前各省例貢及清末年節壽朝貢獻，自今以後一皆停止。并著爲禁例，永遵舊習，昭示來茲。此令。」項城一日坐便殿，語典制局長吳廷燾曰：「唐元宗以中興之主，治過漢文，故周秦而後，文景開元，政治爲史冊所稱頌。天寶以還，奢侈誇大，四方貢獻不絕。宮妃外戚，徵求無厭。一騎紅塵，且貢荔枝。國破家亡，生民塗炭。以皇上之尊，而不能保全一妃子。皆由貢獻既多，縱慾成習。杜漸防微，此所以有永遠革除之令也。」廷燾稽首曰：「此萬年有道之基。蘇子瞻詠天寶遺事，『渭原租船百倍多』三首，願皇上常誦之。」廷燾以此令語嚴範孫，範孫曰：「袁四弟可以謂李三郎矣。決不得開雨淋鈴曲也。吾子宜將此事載諸史策，垂於後世。馬通伯手筆最宜此種文字，謀彼記載，必有至文。」（後孫公圖雜錄）

第九期「敕冊」詩補注

附錄洪憲宜昌石龍申令一通

洪憲元年一月十日政事堂奉申令，王占元段雲電稱，據宜昌關會暨學堂員軍地方紳商等公具陳請書，內稱宜昌神前山洞，近經敵人深入探，見石寶龍形，起伏逶迤，約長五十餘丈。考傳上古龍形實藏化成石。當此一德隆興之日，龍運萬年磐石之基。神龍石化之遺形，適與龍形相若於江濱。天眷民悅，將臨昭昭。德隆情電呈，請將宜昌石龍發現一事予以表彰，並付史館紀錄，垂示來茲，以答天庥而副民望等語。自宋國宋徽興，在於靈鷲峰間，政教修明，無一失不得。若修誠禮，以爲真符，如古之神龍風雨，黃龍甘露等事，實無當於治化。方今科學昌明，凡事必彰其實理。詎可假皇恩，粉飾太平。所謂實付史館之處，著毋庸議。惟應體深遠，藉此現奇，古述留遺，足供探攷。經由該將軍巡按使等，實地地方官吏，妥爲保護，將寶學者之研究。予早作夜思，惟以民生休戚爲念。但使來庶幾悅，即足庶幾。願我將吏士紳共聞意。此令。

本皇室設宮內大臣，管理宮政，內設女官，猶漢之大家，唐之昭儀，所以修文史隆坤儀也。選妃選宮女之制，東西各國所無。中國數千年宮禁典禮沿襲，民怨沸騰，隱傷人類之和，外爲友邦所笑。民國數年來，此制既廢，皇上建極，宜首罷除此制，始能與文明各國相提並列，云云。諸臣密奏項城，遂有罷除選宮女之令，令曰：「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政事堂奉申令：中國歷朝舊制，採選宮女，以供使令。雖或明定年限，及時婚配，而末流之失，每永閑掖庭，幾同幽禁。有明中葉以後，每屆採選秀女，民間婚嫁爲之一空。擾累閭閻，可爲殷鑒。從前挑選宮女之例，著即永遠革除，以祛稗政，而重人權。此令。」某新華宮詠云：「勝却皇明張后語，不教選女下江南。」歌美其事。（後孫公圖雜錄）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島

休言麟定說公孫。魯語能污帝闕尊。蠟淚滿前君莫笑。沛公如廁在鴻門。

民國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滬上也是廬，予「洪憲紀事詩」成，呈稿請序。先生謂有故事一則，屬予撰詩，佳則序之，不佳則無有也。先生曰：「予由龍泉寺轉禁徐醫士寓廬。徐，袁氏延醫御牙者。一日，魯人賈某來談。賈，克定尊爲風水大師，帝城營造，皆其手定。賈曰：『予親帝王旺氣，蒼萃前門，儲公以定命名，定無坐位，難以坐鎮；前門皇運威備，門內左右對建高洋廟屋兩楹，俾儲公制定坐位，河山帶礪，穩如泰山，安如磐石矣。』蓋魯語定讞同音，以聲爲定也。予曰：『毛詩，麟之定，振振公姓，定生頭上，如何位置尻後？』徐曰：『此堪輿家微言，先生所不知也。明代建小關帝廟於前門，先生嘗會通之。』詩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廁詩甚佳！坐片刻，爲子序之。疾書一小時，成本詩詩序。今春，在吳會祝先生壽，先生尚曰：『毛廁詩甚好！』天人大師，精楷一叩，正學喪墜，舉國悽然。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成島敬記。

故璫歸命不成侯。夾領金輿警衛頭。曾說天家通北寺。新廷竟免大長秋。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政事堂奉申令：歷代宮禁，沿用閹人，因供內廷使令，俾千百無辜之民，自處以久廢之宮刑，永絕嗣續，揆諸尊重大道主義，豈忍出此？所有從前太監等名目，着即永遠革除，嚴爲厲禁。內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應如何規定之處，着政事堂審議以聞。此令。清西后垂簾時，項城刻意交通太監李蓮英，故戊戌政變，岑春煊革職，遣英皆與項城密謀行之。後又交通小德張。辛亥事變，小德張日環跪隆裕前，泣報革軍近逼北京，求保生命。隆裕震懼，下詔讓國，約袁保全清室，質趙秉鈞爲畫此策，重賂小德張云。帝制議起，小德張姪以贊襄有功，屢上呈摺，求充洪憲宮中領班太監。項城曰：「以刑餘之人與聞國政，清代嚴禁，領示祖訓，末世闖禍，仍難避免。文明各國視爲笑談。予豈能捨強歐良制而從印度，波斯，回教諸弱國之虐政乎？」遂下詔罷除太監，改用女官，選頭等警衛預扈蹕云。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鉅紳黎培質，楊西

嚴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龍岑在袁上也。乃由粵人蔡乃煌謀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四像合製一片，賡售京津，由蔡登鉅金呈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發鉅餉，以金辦港省輪船公司，珠江碼頭歸陳有，其家今尚食之。出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其美則如冠玉矣。春煊知為像片所結，自叢鉅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撈視音，自扮草陀同坐一齋，上像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後聞岑春煊函龍濟光殺蔡乃煌，或曰：『所以報東門之役也』。

授易囚師消息真。牛金星後有斯人。自言郭璞終皇極。講見天心待殺身。〔補作〕

老友狄樸海序『學易筆談』曰：海寧先生之於易，得異人傳授，一日問辛齋。辛齋曰：『吾師知為何許人，但不自言姓氏，嘗為白狼軍師，人皆以異人稱之。洪憲謀帝，予被捕三元店，琅瑤入軍政執法處。異人起迎獄中，曰：『傳人至矣。』指壁間舊書小字數行，令予觀之曰：『杭辛齋某年月日被捕於三元店。入獄日某年月日。袁氏死敗，出獄日，某年月日。己身被戮』

在獄中，忍死一月，傳易於杭辛齋。『辛齋覽畢，跪而師事之，禮也。就獄中畫地為卦變象證爻溯河圖洛書之源，寓悲天憫人之願，講見天地之心，明述性命之旨，博採諸家，解澈大義，與袁治亂，簡易發明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卜筮占驗，盡餘事耳。』大旨見于述惜微言，載于筆談，皆一月中領受於吾師者。時屈一月，吾師曰：『後三日予就戮於某時，汝善傳此絕學，儒家尚敬數，不可逃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最明是義。昔郭璞知其日誅死，其子之身世歟！』又曰：『袁氏敗亡，中國黃運告終，將來紅運與白運青運混雜，離合共入黑運，所謂聖人不作，則漫漫如長夜，元遺山詩——血肉正膺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不啻為黑運寫照。』吾師宋元諸家詩多能背誦。執法處長陸建章會質吾師，問袁休究，吾師曰：『袁氏命終何日，予命終何日，尙何帝制之可言』云云。『梅九與辛齋同出獄，書事最實，辛齋易模傳學極微。』〔成昌記於廣州照霞樓〕

書杭辛齋獄中受易事

河東景定成撰

袁氏仇視吾已，反對帝制持非議者，均在難繼而窮之列，袁氏小姑孫兵時，曾納辛齋為賓客。一日漫為談，辛齋笑曰：『想辛，汝將來必為皇帝。』袁亦笑曰：『我若為皇帝，必先殺汝。』及洪憲僭號之初，辛齋方數南行，未果即被捕於三元店，械送軍警執法處。則入囚欄坐，同囚即有數人謝之發笑。辛極頷笑曰。一人指囚欄來告云：『君未入獄前三日，此位神仙已預記于牆角上矣。』辛齋 牆角果有小字一行云：『杭某於某月某日被捕於三元店。』初歷為某部所為，而某則正色告曰：『此定數也，某為白狼軍師，被拘入獄，數當於某日死，尙有一月期限，會傳易經傳旨於君。』辛乃為驚。獄中無紙筆，某乃以牆地為紙，書以要數，他曰：『出獄後歷多路』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劉成禺

草詔罷除方孝孺。傳經移讓鄭康成。清明一片龍泉水。皂帽青袍發古情。

章太炎先生在莒錄

南豐吳宗慈
武昌劉成禺同著錄

丙辰六月，洪憲敗亡，元洪繼任，太炎先生出厄回滬。予送之車站曰：「願先生勿忘在莒。」先生曰：「盡緒兩年來情形，寫『在莒錄』，倘不忘乎？」天喪斯文，學統廢墜，制言諸友，移晷白下，謂將刊大號，為先生年譜長篇之備錄。予與吳君宗慈，自癸丑至丙辰，追隨先生，始終其事，各舉所見，所聞，所傳聞者，綴錄記事，隨鈔成篇，曰『在莒錄』，紀先生語也。丙子六月劉成禺記。

癸丙之間太炎先生言行軼錄

吳宗慈手記

○民三入京寓共和黨之原因

共和黨者，武漢革命團體民社中人，民二時，反對三黨合併之進步黨，宣告獨立，推黎元洪為理事長，太炎先生副之。癸丑後，袁令逮捕國民黨籍議員，藉口憲法問題。民國三年春，令國會停職。元洪入京，居滬臺，共和黨亦被監視。太炎先生居滬，常發表反袁文字，報章雖

載，袁恨而畏之。鄂人陳其獻策，謂彼有法致太炎於北京，袁領之。陳商之共和黨鄭某胡某於黨中集會，謂黨勢孤危，不如請太炎先生來京，主持黨事，黨議聽。未一月，先生來京，寓化石橋共和黨本部。抵京後，一往晤元洪，袁遣人招之往見，弗應也，未幾共和黨發現鄭胡二人，以太炎先生為餌，得袁鉅款，開大會登報，除鄭胡黨籍，絕陳往來。初先生語黎公謂陳某心險叵，將來誤民國必此人，黎不信。挾黎入京，陳實主謀者，其言遂驗。太炎先生既居共和黨，袁命陸軍執法處長陸建章派兵四名駐黨監視，名為保護，意在禁其出京，並監視其言論，凡共和黨來往函件，均須檢驗，行動言論、通信、自由之權，均被剝奪。先生寓共和黨時，言行事實，暗由日記錄出。

○居共和黨起居言行實錄

某日應黎堃甫（宗慈）君晚譚，乘馬車（時北京汽車極少）出門。憲兵隨登車前後夾衛之，初未注意，譚畢同寓，夾衛如故。先生疑，詢慈及張亞農，未便實告。次日再詢鄂人胡培德，胡笑曰：「此為袁世凱派來保護者。」先生乃大怒，換杖逐之，憲兵逃。先生謂慈曰：「袁狗被吾

逐去矣。」慈應曰：「諾」。憲兵既被逐，易便服來，與宗慈亞農談判，（慈與亞農任黨幹事）謂奉上命來，保護章先生，雖觸怒，不敢怠，請易便服，居司閣室中，不能拒，但不令先生知耳。

先生居黨部右院斗室中，朋輩過從極少，日共談話者為宗慈與亞農張真吾三數人耳。上天下地，無所不談；談話既窮，繼以狂飲，醉則怒罵，甚或於窗壁遍書衰賊字以洩憤；或掘樹書衰賊，埋而焚之，大呼曰：「衰賊燒死矣。」罵倦則作書自遣，大篆小楷行草，堆置案頭，日若干紙，黨中儕輩欲得其書者，則令購宣紙易之，派小奚一人主其事。

某日陸建章派秘書長秦某（前清翰林）來晤宗慈，謂奉敬總長命（建章部下均稱陸為總長）欲謁章先生，請先容。詢何事，則曰：「敬總長奉大總統命，謂章先生居此，虛諸君供億有乏，將有所贈。」慈入告先生，導與相見。秦入致詞畢，探懷出鈔幣五百元置書案。先生初默無一語，至此遽起立持幣擲秦面，張目叱曰：「衰奴速去。」秦乃狼狽而遁。

黎公念先生抑鬱，召慈等至滬臺，商所以安慰之策，囑詢先生在京願為何事，經費可負責，并言袁對之尚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發表任何文字耳。慈等歸南先生，先生表示願組織考文苑事，復黎公命。黎往商袁，年撥經費十五萬元。先生開列預算堅持非七十五萬元不可。袁允經費可酌增，但不必如預算所列，設機關辦事。約言之，即予以一種名義及金錢，示憑據而已。先生最終表示，經費

可略減，但必須設機關辦事。先生且調慈等曰：「爾輩窮鬼，得此既足資黨費，又可以集同志，寧不佳耶？」雙方談判，終告決裂。黎公徒為扼腕，余等亦終為窮鬼，至今思之殊堪失笑。當時預算中，所擬辦事人才，其高足弟子黃季剛，赫然首選焉。

◎在北京講學情形

窮愁抑鬱既以傷生，縱酒醜罵尤非長局，黨中同人，商允先生講學。國學講習所遂尅期成立，講室設于黨部會議廳之大樓，報名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來監察者，亦頗踴躍。講授科目為經學、史學、玄學、子學、各科編講義。黨中此類書籍無多，先生亦不令向外間購借，便便腹笥，取之有餘，講授時源源本本，如數家珍，貫串經史，融和新舊，闡明義理，剖析精要，多獨到創見之處。講學時絕無政治上感情，不惟專誠學子，聽之忘倦，即袁之私人，無不心服，忘其來意矣。講學不及二月，聽者得意，而先生倦矣。一日召慈等數人，商出京歸滬事。時偵騎四佈，安能獨行？設詞阻之，先生怒曰：「吾知君等窮措大，虛無行資，吾早有所備，只需一人，送吾至天津，登日本輪可也。因詢先生，所備行資幾何。先生啓衣篋，出束紙，則現幣八十元。慈等語塞，於是出京之議決。先生握管，親擬電稿，致夫人湯國黎女士。初先生到京被監視，夫人來函，閱竟投火爐中；不作覆，漸並不閱。於是夫人書外封致共和黨總務部，另有內封，不緘。函到，慈即持奉先生而拆。先生命代閱要事以告，否則不願閱。某次，夫人函述黎公有函致袁命囑其來京。夫人謂此以君為

匪吾決不來，望君堅其志節無以家室爲念，懇懇要。先生默然久之，然終不作覆，至是始親筆擬電稿致夫人。

②大閣總統府實記

決議出京之翌日，黨部同人，設筵爲餞，並知出京必被阻，約縱酒狂歡以誤車表。尹頌樞（昌衡）豪於飲，倡議以鵝裘爲酒令，一人罵則衆人飲，不罵者罰。先生大樂，鵝飲至下午五時。先生晏然起曰：「時晏矣」。遂匆促赴車站，車站寂無人，京奉車早開矣。先生命移行轅六國飯店，由哈達門登車良便。慈等不可，謂價昂，旅資將不敷，不如仍回黨部。先生不可，曰：「無形監獄不再入；盡移扶桑館！」（東車牌樓之日本旅舍）從之，派庶務員同往照料。翌晨七時許，庶務員電話告慈：謂太炎先生一人赴總統府矣。即約亞農往扶桑館，詢究竟。（因送先生赴津者爲吾二人也）悉先生一人，服藍布長衫，手羽扇，懸勳位章，雇街車前往。因追蹤至，見先生兀坐招待室，候電話。（凡謁袁者先入新華門外之招待室招待，自電話請示於秘書處然後候袁傳見）頃之，梁士詒來招待，方致詞，先生曰：「吾見袁世凱，寧見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祿書來，謂總統適事冗，請稍待。久之無耗，先生怒，聲聲招待室器物幾盡。至下午五時許，陸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總統有要公，勞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見。」先生熟視有頃，隨陸出，登馬車，車出東轅門。先生暗曰：「見總統胡不入新華門？」陸笑對曰：「總統居仁堂，出東轅門，經後門，進福澤門，車可直進，免步行耳。」先生頷之。噫，先生受欺矣！蓋陸已奉袁命，幽先生於龍泉寺。

生於龍泉寺。

③安贊龍泉寺始末

龍泉寺偏院，屋五間，整而麗，袁詒建章，特殊優待，不得非禮，但不許越雷池一步。建章奉命組織。慈等偶候起居，但得建章許可證則直入無阻。先生焦怒異常，以杜掃壁器物，並欲焚其屋。建章飭監守者慎防而已，先生無奈，宣言絕食。

絕食既數日，袁詢左右，孰能勸進食者。王揖唐曰：「龍」。揖唐本先生門下士，在滬同辦統一黨，趨龍泉寺，先生命進見，見即斥之曰：「汝來爲袁世凱作說客耶？」揖唐曰：「是何敢？」與道家常及他瑣事甚久。先生色少霽，揖唐漫然曰：「聞先生將絕食死，有諸？」曰：「然」。曰：「其義何取？」曰：「吾不待袁賊來殺，寧自餓死耳。」曰：「先生如此，袁世凱喜而不寐矣。」曰：「何故？」曰：「先生試思之，袁世凱果殺先生，易耳。今若此，可知其非不欲殺，乃不敢殺也。袁氏之奸，等於阿瞞，先生之名，過於正平；所以不敢者，不願千秋萬世後蒙殺士之名。先生自願餓死，袁既無殺士名，又除腹心患，先生爲袁謀甚善，其自謀何疏！」先生晏然起立曰：「然耶？」趣以食進。

④移寓徐醫生狀況

徐醫生寓錢糧胡同，偶爲先生診疾，因互論中國舊醫學甚洽。先生雖不能懸壺爲良醫，然醫理通博，如黃帝內經修園靈胎諸書能述其精要。記憶之強，徐極佩服。先生亦贊徐能明醫理，故相得益彰。徐居近龍泉寺，每先

生怒不可遏，監守者輒急請徐至，片言商兌，意氣皆平。居數月，建章苦之，說袁將寬其禁。時元洪亦屬為調解，乃得由龍泉寺移住徐宅。先生長女嫁與未生者，因家庭瑣事口角，赴徐宅，訴於先生。先生曰：「胡不死？」女果自縊。先生大慟。或謂先生，君女之死，乃遵父命，既命之矣，何慟之深？先生嗚咽曰：「詎料其真死耶？」

先生性簡，於一切事物，獨往獨來，無適無莫；諛之曰「瘋」，殆由於此。雖然先生終為千古樸學大師，而不為民國之政治家，亦由此耳。此民三在北京時代言之軌錄也。

癸丙之間太炎先生記事

劉成鴻手記

癸丑冬，太炎先生有入京主持共和黨之議。予謁先生於滬廬，力阻其行，謂黨員志趣複雜保無有以先生為餌者；先生雖篤信鄂人，鄂人亦未盡可信。先生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徒亂人意，行計決矣。」

甲寅春入京，先生因坐化石橋共和黨，見予曰：「你湖北人設計買我」。予曰：「在滬曾勸先生，謂鄂人未可盡信」。先生持竿大拍曰：「你不買我」。

予返滬，赴先生滬廬，謁湯夫人，報告先生起居。湯夫人曰：「所轉語太炎先生，勿以室家為念。予居此奉母甚佳，入京，轉累先生。」

先生移居龍泉寺之翌日，袁抱存親送錦緞被褥，未而先生。先生覺窗隙有人窺探，牽帷視之，抱存也。入室燃香烟，盡洞其被褥遙擲戶外，曰將去。

一日赴軍政執法處，取許可證，往謁陸朗齋曰：「聞執事遇太炎先生，甚表敬意，護衛極周。都人皆云，先生乘車入龍泉寺，執事騎馬前行，確乎？」朗齋曰：「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處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數師兵馬也。」

朗齋又曰：「項城曾手示八條保護太炎先生：①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②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鈔，關於時局文字，不得外傳，設法消毀；③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屬則聽之；④出入人等嚴禁挑撥之徒；⑤何人與彼最善，而不防礙政府者，任其來往；⑥早晚必派人巡視恐出意外；⑦求見者必持許可證；⑧保護全權完全交汝」，云云。

洪憲元旦草詔，有人謂非太炎先生莫屬者。項城曰：「何必苦人所難，是速其死也。我不願太炎為禱衛，我豈可為變相之黃祖乎？若此則太炎必為方孝孺矣。他日帝國勃興，必有以處置太炎者，今非其時。」

洪憲時，先生傳經三大弟子皆在北京：曰黃侃，為趙智菴秘書長；曰錢玄同，教授北京大學；曰康寶忠，則籌安會代表，陝西勸進重要人物也。先生居龍泉寺及徐醫世家，寶忠亦屢視起居，一日語寶忠曰：「我未教汝勸人家做皇帝，汝何故違背師說？」寶忠曰：「先生亦皇帝也。素王改制，加乎王心。先生執春秋之筆，行天子之事。項城不過借周室天子位，以洪憲元年，為元年春王周正月耳。與周故宋，黜周王魯，筆削之權，仍在先生。」先生曰：「周家天子姓姬，洪憲天子姓袁，汝何不直稱之曰袁」

